

說好的約定呢？

作者: 零的開始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已經快要成為中四生的我，卻連一次戀愛都沒有談過，聽別人說校園的愛情是最純真最美好，我也懷着同樣的憧憬等待着丘比特的祝福，希望能在畢業前跟一個女生談一次美好的戀愛。然而，跟我友好的女生不是沒有，只不過時機總是不對，不是轉校了就是去了英國讀書，想到這裏，我不禁歎了一口頹氣。

在這中四前的暑假的一天，我一如既往的像一個宅男一樣在家中涼着冷氣看動漫。母親大人突如其來的開門聲嚇了我一跳，但她跟着下來說的東西比開門聲更令我震驚，她說：「Samuel，我幫你報左教會的福音營，兩個星期後出發，記得執齊野。」

「下，做咩無啦啦同我報d 咁嘅camp，我無興趣去呀！」我非常不爽的抗議着。

母親大人似乎完全無視了我的意願一樣，繼續維持強硬的語氣說：「錢都比左啦，我都幫細佬報左啦，無得唔去，況且你日日都係留喺屋企打機睇戲，不如抽時間做有意義的東西好過。」

「哦，知道啦。」我失落地的輕輕回應，因為我知道母親大人是那些她說了一，沒有人能說二的人，無論我怎麼反抗她都有辦法要我屈服。

不過這也難怪她的，自從我中二起，我的父親大人就開始作為在社會打滾，不停的報酬令他很多時都夜不歸家，令母親大人一直以為他有了外遇，事實上有沒有只要他自己才知道。幸好母親大人接觸了一間基督教教會，當中似乎有很多人開解了她，如果沒有人開解她，後果真的不堪切想，所以她才會想我跟她一齊入教會，替我報了那個福音營。

然而，誰也想不到，這個福音營既是美夢，也是噩夢的開始，因為在這個福音營中，我遇上了那個她。

到了福音營當天，雖然我和弟弟是一千萬個不願意，但我們還是妥妥當當的收拾了行李，出發到關關的集合點。

一到步，教會的負責人李傳道就立即過來歡迎我們，臉上擺着一個非常燦爛的笑容：「Samuel·Richard，歡迎你地，雖然你地係兩兄弟，但係我地依然要將你地分開唔同組，費時Richard你成日痴住你哥哥。」

我的組長叫阿榮，副組長是琳琳，其他組員是阿森·K子和曉欣。他們看起來跟普通青年沒有甚麼大分別，但是感覺他們之間有一種說不出的羈絆，散發出一種刺眼的陽光氣息。

雖然俗語有云：「人比人，比死人」，但是我還是不爭氣的拿自己跟他們比了一比，卻只發現自己陰沉孤僻的性格和他們格格不入。算了，反正也不是自願來的，隨隨便便捱過這幾天就行了。

一開始我是這樣打算的，但他們似乎比想像中充滿陽光氣息，一直在跟我談話，應該是想破冰吧？

「Samuel，你喺邊度讀書呀？」阿榮問。

「我喺XX中學度讀緊。」我有點敷衍的答道。

「竟然喺XX中學度讀？名校來架啫！」原本和K子聊天中的阿森也驚訝道。

「還好啦。」我裝着謙虛道，其實我覺得幾自豪的。

「哇！估你唔到啫，原來你咁聰明架？一定很難讀啦。」曉欣也加入了這個用來破冰的話題。

「OK啦，只要花多D時間其實都唔係為太難ge。」這句是真話，平日除了看動漫和看小說之外，我都是在溫習或者上興趣班，幾乎甚少打機。

這時候，只聽到李傳道大聲叫道：「好啦，我地而家過關啦，過左關之後喺玻璃門到跟組別集合，小心唔好走失同埋好好保管財物呀！」

這時候，我看了一看我細佬的情況，看似他也和他的組員熟了。

過了關閘之後，我們就很快上了車向我們的目的地進發，因為阿榮跟琳琳坐，阿森跟K子坐，很自然我就跟曉欣坐了。我比較沉默寡言，所以我選擇了窗口位，靜靜的看着風景。

一會之後，我忽然有種違和感，由關閘到上車之間，曉欣都一直說個不停，然而現在卻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側了一側頭，看看她為甚麼突然靜了，原來她已經睡着了。

可能她昨晚太興奮收拾行李太夜睡了吧，看着她的睡相，這女孩還挺可愛的，她的頭髮烏黑柔順，簡直可以去賣洗髮水廣告，樣子端莊，五宮精緻，身材有少許微胖，攬上去應該挺舒服。

正當我看她看得入神，車子突然轉了一個急彎，她順勢就挨了在我的右肩上。因為從來都沒有女孩挨過在我的肩膀上，我一時三刻不懂怎麼反應，只好讓她繼續挨着，靜靜的繼續看風景。

我心想，難道我一見鐘情了？但這麼可愛的女孩一定有很多追求者，我自問樣子又不算太帥，又沒有甚麼才華，哪會有機會呢？

第二章

經過大約兩小時的車程，我們終於到了目的地，想不到曉欣一睡就睡了全車程，睡得差不到口水都流了出來。她一醒來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挨在我的肩上，立即不斷道歉：「哈哈，對唔住呀，我有心架，大人你原諒小女子啦。」

「我又冇黐，我似一個咁易黐的人咩？我黐的話一早就推開了妳啦。」我笑着道，這可能是我參加了這福音營以來的第一個笑容。

她聽了之後臉紅了一會，但很快就回復原狀：「哦，咁你無黐就最好啦。」

到了目的地之後，我們迅速地把行李放進了房間後就去到第一個活動地點集合——午餐。大陸的午餐的味道如何，我相信我不用特別描寫大家心中都有數了，不過為了填飽我的肚，我唯有接受。

本來我還對這福音營的活動稍有期盼，但當我到了第一個活動地點後，就算我沒有鏡子我都知道我的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白紙一樣，為甚麼？因為這是高空活動，我平生最怕的就是高空活動，要我去玩高空活動還不如直接拿我的命。

「做咩呀？你唔敢玩高空活動呀？」曉欣睜了我一眼，陰陰嘴笑道。

「你唔好蝦Samuel啦，佢係新人來ga，你咁樣陣間嚇親人點算呀？」阿榮見我面有難色就打算幫我解圍，我心想：組長果然很懂照顧別人的感受。

曉欣扁了扁嘴，原本已經很可愛的臉蛋變得更可愛，然後裝着一副可憐的樣子說：「冤枉呀，我邊敢蝦Samuel啲，琳琳你話啦？」

琳琳看了我一下，又看了曉欣一下，搖了一搖頭，笑着跟曉欣說：「你唔好蝦Samuel啦，新組員你都蝦。」

曉欣擺出一副就快想哭的樣子：「連副組長都同組長一齊幫新組員一齊蝦我！」

看着這樣可愛的曉欣，我突然忘記了剛剛欺負我的是她，替她辯護道：「冇呀，曉欣邊有蝦我，你地厚多士呀！我咁大個人點會唔敢玩高空？呢D野濕濕碎啦！」不知不覺我竟然說起爛gag，而且還吹水吹得這麼大。這一刻我終於明白為甚麼男孩會在喜歡的女孩面前逞強了。

其他組員聽到我說這爛gag，都笑了，而曉欣則扭着腰子道：「哼，到時睇下點。」

唉，我開始後悔剛才吹水吹得這麼誇張了，看着離地差不多三米的高空，還沒有上到去手心的手汗已經不停的流出來，怎樣擦都擦不乾，這個高空活動居然還是要徒手爬到最頂一支梯的最高點，站立在最高點後還要跳出去抓着前面有一定距離的杆，安全措施當然有，是由組員們拉着的安全繩。

組員一個又一個的上了去又下來了，我的緊張感隨着越來越輪到我增加，終於輪到我了，阿森似乎看出我的緊張感，拍了一拍我肩膀，然後跟我做了一個「谷」二頭肌的姿勢：「唔會有事，有我地罩住你！」

聽了阿森的鼓勵後，雖然還是很緊張，但開始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再加上在曉欣面前不想有任何失態，我鼓起勇氣開始爬上那天梯。

開始的時候還好，但當越上越高的時候，畏高的感覺開始襲擊我了，雙腳開始有點不自然的震抖，但我知道我不可以在於這裏怯，於是我繼續硬着頭皮向上爬，我不斷催眠自己說不向下望就不會畏高，終於讓我攀到最高點了，只剩下向前跳向那支杆就可以。

這時候我不小心向下望了一下，畏高的感覺立即乘虛而入，令我感到搖搖欲墜，這時候，我聽到我組員對我的打氣聲：「Samuel 加油呀！」當中曉欣的打氣聲最為明亮，於是我作出了這輩子最大膽的決定，用力向前跳。

「啊！」只差一點就可以捉到那支可恨的杆了，真可惜，隨之，我的組員即慢慢把我放回地上，雙腳和陸地的重逢讓我放下了心頭大石。

曉欣緩緩的走過來，原本我以為我會聽到的嘲笑聲沒有進入我的耳朵，反而她在鼓掌：「估唔到你都幾勇，我就唔敢玩呢D野啦。」其他的組員也跟着一起鼓掌，原本以為自己失敗了的我只好報以尷尬的微笑，不過幸好最後也沒有給曉欣壞印象。

食過晚飯之後還有些教會的聚會，大家坐在一起唱詩歌，讀聖經等等，但是我對這些沒有甚麼大興趣，所以也敷衍的跟着大家唱下，裝裝樣就算了。

第一天就是這樣過去了，本來以為第一天已經夠刺激了，但第二天更刺激。

第三章

因為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是分開的，所以很自然的我就跟了阿榮，阿森同房。換了運動服後，我們就去了餐廳吃早餐，大陸的早餐果然與別不同，連麵包都跟石頭一樣硬，我一邊食一邊心裏罵道：頂，這是誰弄的麵包，這麼硬怎麼麼食呀？

「做咩呀？舊麵包太硬你咬唔入呀？哇，你成個阿伯咁嘅？你D牙係咪假架？」曉欣早上又來了一個的神嘲諷。

「邊有呀？你係咪老眼昏花呀？我不知食得幾輕鬆，哼！」我也不甘示弱的反駁道，然後裝作輕鬆地咬了一口麵包，其實每咬一口麵包也是挺費力的。

「你就老眼昏花，我對眼不知幾精靈呀！」然後她故意把眼睛睜的很大，就像是我說錯了她一樣。

我看着睜大了眼的她，突然「撲」的一聲笑了出來，因為她的樣子實在太可笑，也太可愛了，本身已經水汪汪的眼睛在睜大時變得更明亮了。

「笑咩笑呀，未見過靚女呀？哼！唔比你睇。」說完，曉欣就把頭轉過去了，但在她轉頭之前最後一刻，我很像見到她有一個甜絲絲的笑容。這是真的嗎？還是只是錯覺？

「你地唔好一早起身就喺度打情罵俏啦，不如我地問下阿榮今日有咩玩仲好啦。」K子見到這情況就乘機「抽水」。

「哼，邊個同佢打情罵俏呀，你唔好逼我話你厚多士啲。」曉欣不忿地跟K子說。

「一人少一句啦，聽我講好過啦，我地今日去玩激流呀！Yeah！」阿榮終於開口了。

「激流姐係咩呀？係咪坐住隻膠艇沖瀑布哥隻呀？」琳琳不解的問道。

「係呀，差唔多啦，不過係叫橡皮艇，唔係膠艇。而且呢個激流仲係全中國最激的激流呀！」阿榮興奮的答道。

我聽到這裏，終於鬆了一口氣，還好不再是高空，如果再玩高空我真的怕我會有心理陰影和後遺症。

那條用來玩激流的河竟外地和我們的營地近，所以我們不用再乘車，只需要步行就可以到達，所以我們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換過泳裝之後，我地很快又回到集中地，因為赤裸上身有點難以為情，所以我還是着了一件短袖上衣遮住。

這時候，曉欣又來嘲笑我：「做咩呀你，咁大個仔都要着上身呀？」

我都不知道為甚麼曉欣這麼喜歡針對我，經常都拿我來開玩笑，於是我就辯護道：「咩呀？而家有規則話唔比着上身咩？你睇下個個都咁着，做咩係都要話我呢？而且我擔心我唔着上身的話哥六舊腹肌迷倒你就唔好啦，係咪先？」然後我指住其他人，事實上差不多每個人都有穿上身的。

這時候我發現曉欣穿了一件很大的黑色T-shirt，大得把她的泳裝都遮住了，於是我忍不住乘勝追擊：「你估我係你咩？為左遮住個身D肥肉而着T-shirt咩？」

曉欣聽到我的反駁，臉紅了一下：「咩咩咩...咩遮肥肉呀！人家青春少艾，係窈窕淑女，可遇不可求呀？」

我心裏笑了一笑，我只聽過人家說甚麼「粉紅lin lin可遇不可求」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別欺負我讀書少呀，況且你的身材都算窈窕呀？想到這裏我又忍不住笑了出聲。

曉欣見狀，有點尷尬的說：「笑咩笑呀你？呢D係事實！鐵一般的事實！」

「鐵一般都好容易生鏽的，睇來你個事實都可能生鏽了。」

「咩生鏽呀！你個腦就生鏽呀！唔睬你啦！」

「唉，你地一人少一句啦，唔好成日嗌交啦，我地弟兄姊妹要相親相愛呀。」阿榮說。

「邊個同佢相親相愛呀！成日都蝦人！」曉欣雙手撐腰，裝作憤怒的說道。

「真係好笑，我先唔同你相親相愛呀！你先係蝦蝦霸霸哥個。」我反駁道。

這時候，李傳道開始集合：「好啦，睇來大家都換完衫啦，我地準備開始正式活動啦，大家過來擺頭盔同埋救生衣，今次都係安排大家同反自己組坐，橡皮艇可以載兩人，一定要一男一女，因為今次活動有點危險性，所以希望男仔可以幫手睇實女仔。」

兩個人的組合呀...我在學校的時候就最怕分組，不知道為甚麼我經常性是找不到組員的那一個人，幸好我的組是雙數，這樣就一定有組員。是跟琳琳，K子，還是曉欣一組呢？心裏不知道從哪裏來了種興奮的感覺。

我轉過頭過去，正想問他們意見，只發現李傳道話一完，K子已經和阿森組隊了，而琳琳也找了阿榮組，剩下來的只有曉欣和我。於是我跟曉欣臉臉相覷，都知道已經沒有選擇了。

於是我先開口：「睇來無辦法之下唯有同你一組啦，希望隻艇唔會易沉。」（言下之意就是說她太肥會弄沉橡皮艇）

她聽完後怒瞪了我一眼：「而家有得同本大小姐坐好委屈你呀？有得同我坐係你的福氣，你要好好感謝我呀，知嗎？」

我輕浮的回答：「係咩？原來有得同你坐係我的福氣呀？哎呀，真係辛苦你要同我呢D庶民坐啦。」我心想，這個女孩嘴炮技能應該已經max了。

這次曉欣沒有反駁我，她把身子轉了過去，只是看着遠遠的激流，左手緊握着右手的前臂，若有所思的樣子。我突然想起她昨天在我玩高空之後說的話，難道她其實是很緊張，很怕參加這個活動？

於是我換了一換我的語氣，輕輕的跟她說：「唔洗擔心咁多，萬大事有我喺度，就算你跌左落水我都

可以單手抽反你上來。」說着，我就伸出我的右臂，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二頭肌有多大「谷」多大，勉勉強強才把應有的形狀弄了出來。為博紅顏一笑，你可以去到幾盡？

她甜甜的笑了：「好啦，多謝你，估唔到咁都比你睇得出我驚緊添，真係失禮了。」

這傢伙竟然有這麼可愛的笑容，我還以為她只會嘲笑和奸笑，我不禁看得有點入了神，突然忘了怎麼回答她。

「做咩咁嘅樣眼甘甘咁望實我？我面上有野？」她疑問道。

她的問題突然把我拉回了現實，我連忙搖搖頭說：「冇野呀，啱啱諗緊野之嘛。」

「諗咩諗到咁入神呀？神神化化咁？」

「諗緊你呀，信唔信呀？」我用開玩笑的語氣跟她說。

「車，扮晒野咁，好巴閉咩？」可能只有一刻，但曉欣剛剛應該臉紅了。

說着說着，這麼快就到我和曉欣了。

我很紳士的讓曉欣先上了艇，然後我也跟了上去，幸好，艇沒有沉，看來大陸貨也不是全部都這麼危險。這橡皮艇是大約二人長度，一人闊度，很自然的我就是和曉欣對着坐，腳對着腳，雙手緊握橡皮艇的扶手。

有玩過激流的人都應該知道激流玩的是速度和刺激感，但是這個激流不怎麼快，經過的轉彎位都不太危險，很快我們的艇來到了一個風平浪靜的水帶，帶頭的人甚至把艇停在岸邊歇息，也有些人下水游泳，於是我們也跟大隊把船停泊在岸邊。

「雖然話係中國最強激流，但也不是太誇張姐，等我之前仲咁驚添。」曉欣坐在石灘上，一邊伸懶腰一邊說。

「係咯，等我頭先仲咁擔心你，都話左冇事啦。」我歎了一口氣，幸好這急流不是太猛。

雖然剛才的激流不是太快，但水花還是把我和曉欣的上衣濺濕了，我的上衣是一件白色短袖，很自然就透了，曉欣的是黑色，無透也是正常。

突然曉欣把上衣脫去，說：「不如我地去游下水呀，反正我地有時間。」

原來曉欣穿的是兩件裝的黑色泳衣，呀，讓大家失望了，並不是大家想的三點式，可能是規定不能穿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是這樣，總對穿着黑色的女性沒甚麼抗體，雖然她沒有魔鬼的身材，但是這套黑色的泳衣配上她白皙的肌膚簡直是無懈可擊，我不禁看得入了迷。

「你仲望咩呀？仲唔快D過來落水？」曉欣對着我大叫道，然後就跳了下水。

於是我也跟着把我的上衣脫去，因為穿着上衣游水始終都很累贅，並對她叫喊：「得啦，而家咪過緊來！」

第四章

雖然說是游水，但我下水之後發現其實水不是太深，大約只不過來到我胸前，但對於曉欣來說，水就差不多浸到她的下巴。

其實我對遊泳不太熟悉，懂游水也是因為小時候被我的母親大人逼了去一些游泳興趣班所以學了，所以我也不是太熱愛游泳的，只用自由式游了一會就不太想游了。

曉欣看上去游泳技術很像比我還要差，但她的樣子看上去真的很想游泳。於是我就輕快的游過去，問：「點呀？見你好似游得咁辛苦咁？洗唔洗幫下你咁呀？本人游水好好架。」我又再次將事實誇大了。

曉欣僅僅踏着腳尖把頭伸出水面，深吸一口氣說：「你可以點幫我先？」

「你想我點幫你呀？」我想了一想：又對，我可以怎樣幫她呢？

「咁不如你扶實我條腰教我游自由式呀，唔知點解我游自由式哥陣好容易沉落水，游極都游唔好咁。」

扶着她的腰？我沒有聽錯吧，我這輩子除了替我母親大人按摩以外根本沒有摸過其他女孩的腰部，所以這時候我怔了一下。

「點呀？又話幫我？」

算了，反正是自己提出要幫她的，我沒有一個叫「在這裏退縮」的選擇。

「知道啦！」說着我就游了過去，並扶着她的腰前進。

「咦，你做咩塊面咁紅？」曉欣游了一會後停了一停，看着我說。

「邊邊邊...邊有紅呀？你睇錯姐，可能天氣熱掛。」竟然在這時候口吃，我怎麼這樣不爭氣？

「游緊水都會面紅，我覺得條河d水好凍咁ge？」

「你游水就游水啦，咁多野講，陣間冇氣啦。」

「車，唔游啦，冇mood呀。」說着，曉欣就鬆開了我扶着她的腰的手，慢慢走回岸上。

「你唔係黐呀？咁易黐？」

「講下笑姐，本小姐邊有咁易黐呀？你睇下D人都差唔多走晒啦，我地都要繼續我地的激流了。」她指向岸邊說着。

咦，其他人都差不多全都走了。

「好吧，我地繼續我地的激流啦。」我回答她，並讓她上去後把橡皮艇推離岸邊。

本來以為這下段的激流會跟上段的激流差不多的我發現我的想法太天真太傻了，這激流的下段根本就是第二個級別的東西，就好像剛剛才的是第一層的Boss，突然跳了去第五十層的Boss一樣的感覺。

下段的斜度，流水的速度，轉彎位的危險度都遠遠拋離着上段的激流，原來中國第一大激流現在才開始。

「哇！好恐怖呀頭先個彎位，我差點成個人飛左出去呀！」曉欣一邊緊握着扶手一邊說。

「係lor，啱啱真係好危險。」

突然前面有一個大斜坡，還跟着一個大急彎，而我們的橡皮艇正以高速向着這個斜坡去，直覺告訴我這是會翻艇的。

曉欣臉色突然變得蒼白無色：「死啦，今次實翻硬艇啦！」

「無事的，我地只要平衡好隻艇就冇問題。」雖然我這樣說，但我知道在轉急彎時無論怎樣平衡都是有機會反艇的。

於是我們緊捉着扶手，看着艇被這激流捲進去，幸好我們很順利的過了那個斜坡，但是這高速是要我們如何過那個急彎呀？

可能是因為我下盤比較坐得穩，我沒有受離心力拋出去，但曉欣看似支撐不住，就在她就快跌出艇之前我伸出手把她拉回來，但是結果就變成我被拋出去了，而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我會而且能夠做到這個動作，可能是想遵守承諾保護她吧。

在我能大叫之前我就被拋進水了，我整個人翻了三百六十度，頭部很像撞到了石頭，幸好戴了頭盔，否則現在應該直接失去了意識了。靠着救生衣的浮力和自身的水性，我很快就把頭伸出了水面。我連忙吐了幾口口水，希望把剛才喝進的水吐出來。

「喂，你有冇事呀？」只見曉欣很緊張的看着我。

「好小事，乜事都冇呀，反而係你有冇事呀？」我裝作輕鬆的說道，然後就爬回艇上。

「我當然冇事啦，比你救左，話說你真係冇事？」

「係呀，呃你有錢收咩？真係呀。」

「唔係喎，你隻手擦損左呀？痛唔痛呀？」曉欣指着我右臂一條大約5厘米的傷口，應該是剛剛被尖石割損的，幸好不是太深。

「係喎，你唔講我都唔覺我損左添，好小事姐，流左少少血姐，最緊要係你有冇事呀。」雖然這麼說，但傷口還是一直傳來陣陣刺痛。

「白痴。」曉欣有少少害羞的輕聲說道。

「你頭先講咩話？」我其實是聽到的，這樣問只不過是想確認一下自己有沒有聽錯。

「冇野啦，哼！我地快D玩埋佢帶你去處理傷口啦。」

「係係係，知道啦大小姐。」

於是我們很順利的就下到最下流了，沿途的彎位幸好不是太急，而我們的艇也沒有之前那麼快。

一到了步，我的組員就立即見到我那個很明顯的傷口，阿森是第一個開口：「曉欣，你做咩發爛渣（應該是第五聲才對，但找不到同音字，請見諒）呀？一定係你用指甲刮傷Samuel啦？」

「冇呀，我邊有咁惡呀？係佢保護左我...」曉欣越說越小聲。

「你最後話咩話？我聽唔清楚呀。」K子問道。

「冇野呀，我邊有講野呀。」說完後曉欣就轉向我說：「你快D去換左衫先啦，我陣間同你處理傷口呀。」

「下，你幫我呀？你得唔得架？」

「你而家質疑我呀？我當然得啦，我有上過急救班有證書的。」

「無啦啦上咩急救班呀？你係咪驚你太粗佬成人打人，所以要識打完人幫人急救下呀？」

「打你個頭呀，仲唔快D換衫？」她笑着說，然後用手輕輕的敲了我的頭一下。

我很快就用清水沖了一沖，然後換上乾淨的衣服出去，令我驚奇的是曉欣已經換好衣服在等我。

「哇，你咁快手ge，我仲以為女仔冇半個鐘都唔會出到來添。」

「我不嬲都係與別不同，沖涼特別爽手特別快。」她輕輕撥一撥濕透了的長髮，囂張地說道。

「你係咪與別不同，沖涼特別唔乾淨呀？」

「你就沖涼唔乾淨，我不知幾乾淨呀，唔信比你檢查下啦。」說完之後，她才意識到自己說錯東西，紅着臉轉了身過去，繼續說：「我我我冇咩特別意思，你唔好諗太多呀。」而我也因為受到言語的衝擊而突然無言了，這個尷尬的氣氛足足維持了差不多20秒。

「你唔係話同我處理傷口咩？我就來細菌感染死啦。」我終於打破沉默道。

「呀呀呀，係啲，唔記得你個傷口添，等一陣呀，我過去擺個藥箱過來呀。」說完，她就走開了。

這時候K子走了過來說：「你唔好介意曉欣呀，佢成日都神神化化，講野唔經大腦架。」

「唔係呀，其實佢幾得意呀，傻下傻下咁。」

我剛剛說完這句話曉欣就回來了，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我說的話呢。

「你個死人頭就傻下傻下，我不知幾聰明呀。」曉欣一來就對着我說，原來她剛才是聽到的，但是看似她只聽到最後的部分。

「我頭先讚緊你得意呀，你唔信問下K子啦。」

「係呀，佢頭先係讚緊你傻下傻下好得意呀。」K子證實我的說法。

「係咩？算你啦。來啦，快D攤隻手過來同你消毒傷口。」曉欣低着頭說道，故意不讓我看她的表情。

我把手霸氣的伸出來讓她消毒，心中突然有種關羽找華佗刮療傷的感覺，當然我的傷沒有關羽這麼傷，而我也沒有那麼豪氣。反而其實我很害怕消毒的，小時候弄傷後我母親大人都一定會很擔心我，然後用一些消毒藥水跟我消毒，而且這些藥水還是出奇的「那」（刺痛的意思）。

但這次替我消毒的不是我的母親大人，而是曉欣，我唯有咬緊牙關忍着痛。

「呀！」最後我都是忍不住很小聲的叫了一下。

「你有冇事呀？係咪我整痛你呀？對唔住呀。」曉欣聽到後立即很緊張的問我。

「冇事呀，唔關你事呀，快快手搞掂佢仲好啦。」我繼續忍痛說。

「唉，我都唔明你做咩咁緊張救我，本身你都唔洗跌落去，但為左救我你仲整親，值咩？」

「當然值得啦！如果你整親左塊面留左疤痕咁咪唔靚，你覺得我個心會好過咩？而且玩激流之前我應承左你會睇實你，唔記得左啦？」我馬上反駁道。

「我以為你隨口講下，點知你會咁認真姐？不過多謝你呀，我好開心呀。」然後曉欣露出了一個很可愛的笑容。

她又一次把我的目光吸引了，我說：「傻啦，男仔應該的。」

曉欣笑道：「你真係細心，好啦，搞掂你個傷口啦，搵塊大膠布痴住就得啦。」說罷，她就拿了一塊大膠布把傷口輕輕的蓋住了。

晚上，我回到房間裏準備睡覺時，一閉上眼看到的竟然是曉欣那迷人的笑容，難道我喜歡上她了？這麼可愛的一定是男孩，呀，不是，這麼可愛的女孩我哪有機會呀？我只要可以看着她開開心心我就很幸福了，想着想着，我就進入了夢鄉了。

在夢裏我看見曉欣拖着另一個男人，那個男人的臉很模糊，所以我看不清楚，曉欣用手挽着男人的左手前臂，樣子很幸福。

突然那男人甩開了曉欣的手，離她而去，我看着曉欣自己一個跪在地上喊。我很想過去安慰她，但無論我怎麼走，怎麼麼跑，我都好像在原地踏步一樣，根本沒有拉近過和她之間的距離。

這時候，我突然感覺到臉上有一陣涼快的感覺，這應該是現實的身體的感覺而不是夢中的感覺，接着我就聽到阿森咆哮道：「起身啦Samuel！夠鐘啦！全世界都等緊你呀大少。」

阿森巨大的咆哮聲把我嚇得彈了起來，我連忙看看錶，錶上的時間是八點二十分，而我們集合的時間是九點二十分，而在我臉的涼快感覺是來自阿森對我潑的水，我不禁有點怒火中燒：「頂你呀，仲有成個鐘，你係咪博打呀？」

阿森連忙道歉：「我見你瞓得咁舒服，咪想整蠱下你，點知你咁易嬲，對唔住呀。」

「啊，不如咁呀，我地整蠱下阿榮啦，佢瞓到成隻死豬咁。」阿森不懷好意地指向阿榮，露出了奸詐的笑容。

聽到這裏我的怒火已經消褪了，因為在心底裏我也是很喜歡惡作劇的人。

於是我說：「今次等我操刀啦。」說着我就拿着一盤冰水，然後對準阿榮的臉潑過去，並大叫道：「起身啦！全世界等緊你呀！」

阿榮的反應也是嚇得整個人彈起，然後望着我，我馬上擺出一個無辜的樣子，說：「阿森指使我的，要怪就怪他。」

阿森突然被背叛，就反駁道：「你個死Samuel，頭先你仲咁大聲話要自己操刀，而家又懶我？」

阿榮竟然信了我，說：「算啦，阿森你就認左啦，我唔會治你罪的，你都出晒名中意玩人ga la。」

阿森瞪了我一眼：「Samuel你好野呀。」

我笑了一笑，心想，說演戲你怎麼麼會夠本大爺來。

接下來是一個決志的聚會，大概就是邀請新人加入教會的一個儀式吧，但又沒有到浸禮 / 洗禮那麼隆重，只是一個簡單的決志禱告。

雖然我是在一間天主教學校讀書，又有聖經堂，但是我是一個理科生，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相信物理學的大爆炸理論，上帝創造世界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神話，無神論者的我怎會入教呢？

但這一刻不知道是否因為感動還是現場氣氛，我居然舉手決志了。

我的組員見我舉手都非常興奮高興，都熱烈鼓掌，而我不明白到底有甚麼值得那麼高興。

突然間曉欣撲進了我的懷裏，雙手繞着我的頸部，對我說：「好開心你決定加入我地，我幾驚過左camp之後我地唔會再見面。」

曉欣突如其來的擁抱令我有點不知所措，她的髮絲傳來陣陣的玫瑰芳香，是一種甜甜的，很濃郁的，令一很難忘的獨特氣味。我聽人說自己會覺得喜歡的人有種特別的氣味，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我慢慢的用雙手擁抱她的腰作回應：「嗯，我地以後仲有大把機會見面的。」

在回程的車程中很自然我也跟曉欣坐，但這次睡着的是我，可能是因為昨晚睡得不太好，而且一早給阿森弄醒了。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拱北關閘了，只見曉欣掛着一個很狡猾的笑容，然後她就讓我看她的手機：咦

· 這不就是我的睡相？！

我立即以九秒九的速度企圖把手機搶過來，但是曉欣已經早有準備，在我出手前她已經收回手機了，直到過關之後我一直都在嘗試把她的手機搶過來，但是都無功以還。

「大小姐，求下你del左佢啦。」我苦苦的哀求道。

「del 左佢就無可能，不過本小姐見你有恩於我，會盡量避免佢流傳喺網上。」曉欣笑道。

「感謝大小姐不殺之恩。」我裝作感激地說。

然後我和組員們交換了facebook和電話，當中也當然包括了曉欣的聯絡方法。這時候電話突然響起了，原來母親大人已經來了迎接我和弟弟。

「好啦，咁我地遲D再見啦。」我依依不捨地對着我的組員，尤其是曉欣道別。

「嗯，再見啦。」曉欣說。

很快就會踏入中四開學期，不知道我和曉欣之後會怎樣呢？

第五章

既然都決志了，我就決定定期回教會，大概就是一個星期兩次吧，大約有一個崇拜時間和一個小組聚會時間，崇拜的儀式就比較多和正式，而小組則是比較隨和的，大概就是跟同組的聊聊天，看看聖經互相分享。

一開始的時候我還是滿心期待的去，一部份原因是希望可以見多些曉欣，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camp的時候有錯覺，感覺現在的曉欣和那時候的曉欣不同了。自從回來之後，她的態度比之前冷漠了很多，即使我跟她聊天，她也只是敷衍了事，回答就好像是電腦程式一樣，只有「嗯」，「係咩」，「哦」等等的說話。於是我和她的距離越拉越遠，現在的對話已經只有我問她近況如何，然後她就說她很好，除此之外，再也沒甚麼交流。

但是除了我以外，曉欣還是一如以往的跟其他男生有說有笑，為此我感到很不解，我最初以為她是因為找到了她的真命天子所以才要遠離我，但從她的態度來看這並不是原因。

「唉，都三月啦，你都係唔好再諗佢啦，諗咁多都有用啦。」我默默的告訴自己，對，這膠着的狀況的確是由八月終的福音營維持到第二年的三月。

中四的課程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在這一天，我又一如以往的抱着沉重的心情在上課。

上堂的時候我是坐在一個窗邊位，很自然的我又望向了外面陰沉的天空，這三月的天氣十分符合我的心情。你問我為甚麼不專心上課？我會回答你這物理堂實在太沉悶，老師只是一直的在抄筆記在黑板上，然後就輪到我們把黑板上的筆錄記抄在筆記本上，沒有睡覺已經給了老師很大面子了，雖然我經常是在瞌睡。

「喂，抄野啦，你呢排思春呀？做咩成日都望住個天呀？」坐我身旁的阿倫說着，用手指指了一指黑板。

「唉，暗戀呢D野，你識條春咩？」我停了手上一一直在轉的筆，然後開始抄黑板上的筆記。

「邊個來架？我識唔識架？係咪我地班架？」阿倫妙語連珠，一次過把三個問題發射過來，臉上擺着一個「狗仔隊」的八掛樣。

「呀，關你咩事呀姐！你真係咁八掛都有ge，抄好D你本筆記啦，一陣你又要炒phy（物理）呀。」我用手肘撞開他說。

「車，唔講咪唔講，懶係巴閉咁。」

唉，要我說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難道要我告訴他我喜歡上一個見面才幾天的女孩嗎？阿倫知道的話一定會把這事傳得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沉默是我唯一的選擇。

「Samuel，阿倫你地咁多野講係咪想罰企呀？仲唔專心抄筆記？」一把名亮的女聲說道，不用想都知道是老師。

我瞪着阿倫，心裏默默咒罵道，可惡，都是因為你才會給老師有機可乘。

阿倫用了一個無辜的眼神看着我，就像跟我說不關他事。

我用手撥了一撥空氣，暗示說沒事啦，他看似明白，於是便繼續抄筆記。

好不容易才等到放學，我不禁歎了一口氣，這樣的生活要持續多久？

回家吃了下午茶後，我就換上便服到教會去，今天有小組聚會，而我又會見到曉欣，想到這裏一陣唏噓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

這次的聚會和平常的聚會沒有甚麼大分別，正當我收拾好東西準備離去之時，阿榮突然搭着我的肩膀，問：「做咩事呀你？點解我覺得你好似成日都咁唔開心咁？你係咪有咩心事呀？」

我看了看阿榮，眼角同時看到曉欣也在看着我，便說：「冇咩野呀，呢排反學太多野做，又多project，所以個樣先咁劫，唔洗擔心啫。」

「係咩？咁好啦，但係有咩心事記得同我講啫，我一定會同你分擔的，因為你係我組員。呀，仲有樣野差D唔記得同你講，我地星期六去黑沙燒烤呀，你來唔來到呀？」阿榮興奮的問道。

「星期六應該冇咩野做，我諗來到掛，我地組全部人都去？」我其實是想問曉欣去不去，但是如果直接問很不好意思，唯有間接問。

「全部都會去呀，我都覺得你應該來散下心，成日讀書咁悶，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呀，你未聽過咩？」琳琳過來拍拍我肩膀說道。

「我可能有事去唔到呀。」曉欣突然說，我驚訝的看着她，但她故意避開我的視線，難道她是在避開我？

「下？做咩無啦啦唔去呀？之前咪講好左，突然轉軚唔似你啫。」阿榮感到好疑惑。

「無計啦，同學突然話要星期六做project，我都唔想架。」曉欣又一次避開我的視線，好像一個淘氣說謊的小孩子一樣。

「咁算啦，唯有我地五個去啦。」阿榮遺憾的說道。

然後我們就解散了。

晚上，我又一次睡在床上深思，不知道為甚麼我很喜歡睡在床上思考，當然我和很多人一樣也很喜歡在洗澡時思考，為甚麼曉欣會故意避開我？我有做了甚麼令她討厭的事嗎？

這時候，我想起在福音營中和她的相遇，和她一起的經歷，全部片段歷歷在目，就像走馬花燈一樣出現，她的睡相，她可愛親切的笑容，激流時她緊張擔心我的樣子，全都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裏，為甚麼曉欣你要走進我心中，然後又這麼殘忍的離去呀？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很快就到了星期六當天，我懷着矛盾的心情搭上了前往黑沙海灘的26A巴士。

第六章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我終於來到了黑沙海灘，還記得小時候跟學校秋季旅行來這沙灘時那種雀躍的心情，而現在長大了，懷着的不再是雀躍的心情，而是唏噓惆悵的心情。

「Samuel過來呢邊呀，我地透緊爐呀，你都快D過來啦。」阿森對着我大喊道，於是我就緩緩的跑了過去。

我看了看我的組員，果然曉欣不在這裏，這都是預想之內的，你在失望甚麼呀？

這時候，我聽到一把很熟悉的聲音在我耳邊響過，是一把很溫婉的女聲，我一轉身就見到曉欣向着燒烤爐走過來。

「點解你會喺度？你唔係要做project咩？」我不解的問着她，小組聚會那天我還以為她是有意避開我所以不來。

「哦，冇野做啦，佢地臨時話改時間，我見我得閒，咪過來搵下你地咁。做咩呀你掛住我呀？」這聽上去很像一個籍口，但曉欣180度的態度轉變令我反應不過來。

一直很冷淡的她怎麼會突然變回這麼熱情的？我突然陷入了沉思，我不禁疑惑，到底由福音營到現在發生了甚麼事？我很想直接問她為甚麼，但直覺告訴我不問比問了更好，因為有點擔心問了之後可能會令我們之間的關係更尷尬，還是讓我們順其自然吧。

「冇呀，邊有掛住你呀？你想太多啦。」我冷冷的說道。

「係咩？你怕羞咋？」曉欣用指尖輕輕的碰我的臉說道。

這傢伙果然有些古怪，這態度落差是要讓我怎樣適應呀？雖然有強大的好奇心在驅使我，但我還是阻止了自己問她。

「冇呀，我去透爐先啦。」我說着就走開了，我怕繼續對着她會忍不住問她。

「下，你唔好再遲D先過來？我地透完爐啦。」阿森對着我說。

「係係係咩，咁我擺野食燒啦。」

「做咩你古古怪怪咁ge，比曉欣d神神化化病傳染左呀？」K子問道。

「冇呀，邊度有姐？」說着我就用燒烤叉叉着兩條香腸放在爐上燒，然後坐在石椅上等。

「咦，你哥度有兩條腸，係咪有一條燒比我食架？」曉欣坐在我身旁，故意靠近我說，一陣芳香的氣味隨即撲鼻而來。

「太太太太近了，唔好靠咁埋呀。」我把身位向後退了一下說。

「做咩呀？你驚我會錫你咩？」她調皮的笑道。

我真的暈了，看着這個女孩我真的束手無策了，「女人心，海底針」原來係真的，我突然想起以下片段的一句說話：好難捉摸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vjuIPPFvI>

「係呀係呀，呢條腸係特登燒比你食架。」我只好這樣回應她說。

於是她就走開了，她的背影令我覺得這女孩很陌生。

很快她就回來了，兩隻手上的燒烤叉上都叉着滿滿的魚蛋。

「好啦，既然你燒香腸我就燒魚蛋比你食啦。」曉欣笑着說。

如果我告訴你我沒有因為這個笑容而心動了的話就肯定是說謊，因為她的笑容非常燦爛，就好像遇到甚麼幸福的事一樣。

「好呀，咦，條腸應該差不多食得啦。」說着我就把燒熟了的香腸塗上了一層密糖後，就放在曉欣的碗裏了。

之後我們又互相燒了些雞翼等等的東西給對方吃，我第一次覺得燒烤是可以如此幸福的。

食得七七八八後，曉欣突然起身，並向海灘走去，於是我問：「你去哥邊做咩呀？」

「冇呀，想吹下海風姐。」說着，她就頭也不回地走開了。

「真不負責任，食完東西又不幫忙收拾。」說着，我便把她的碗碟清理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見曉欣還沒有回來就去海灘看看甚麼回事。

只見曉欣坐在一塊大石上，雙手抱着屈膝，把頭埋在裏面，海風微微的吹動着她的長髮，黃昏的夕陽映照着她，染紅了她純白的短袖，並拉出長長的影子。

我緩緩的走過去，然後坐在她身旁，輕輕的問道：「做咩自己一個孤零零喺度吹海風呀？」

曉欣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見她繼續把頭埋在懷裏，身體微微的在顫抖，除了海水拍浪的聲音外，我好像還聽到曉欣的哽咽聲。難道她在哭？想到這裏我也心痛了。

我輕輕的掃她的背，安慰她：「冇事ga，有我喺度冇人會蝦你，同我講發生咩事啦。」

她沒有直接回應我，反而問我：「你冇嬲我咩？我一直對你咁冷淡？點解你仲會咁關心我？」

「我都唔知點解，有時世事就係咁奇妙，我都覺得我莫名其妙。」我看着緋色的天空說道。

然後我感覺到她慢慢的把她的頭埋在我胸前，她的淚水把我的上衣沾濕了，但我半點也不介意，可能因為這個人是曉欣吧。我低下頭看看她，看見她整個人都很放鬆的伏在我身上。

「你想唔想知道我點解對你咁冷淡？」

「想呀，不過你想講先講，我唔會逼你的。」我輕輕的撫摸着她的頭髮說道。

「好對唔住呀，我咁對你你都對我咁好，其實我福音營前同一個男仔分開左，我真係好中意佢，但係佢最後都離開左我，於是可能將對佢的感情投射左喺你度。」她一邊說一邊哽咽。

我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只是繼續輕輕的掃着她的頭髮，因為這時候我想起了那晚發的夢。

她繼續說：「所以我唔想擺你做佢的代替品，先至會特登疏遠你，請你原諒我啦。」

哦，原來是這樣，我終於明白了，原來這個女孩的微笑背後藏着一段悲傷的回憶，我不禁感歎她的堅強。於是我問：「咁點解你今日又會反來，而且態度轉左咁多ge？」

「我都唔知點解，但係見到你咁我個心好赤，心好痛，我唔想再見到你咁。」

「但係你放低左佢未？」

「其實應該仲未，所以我先會喺呢度自己一個吹海風，因為我覺得咁樣會令我清醒D。」

她一直把頭伏在我胸前，故意不讓我看到她的表情。

「咁啦，我應承你啦，以後有咩事都會陪喺你身邊。」我把手指尾伸出來，以示和她做約定。

「嗯，約定好啦。」說後，她就伸出手指尾和我勾了手指尾。

這時候她終於把頭抬了起來，這時我看見她眼泛淚光，但這淚水應該不是悲傷的淚水，而是喜樂的淚水。

「好啦，我地反去啦。」我站了起來，向她遞出手。

「嗯，多謝你呀，我地行啦。」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讓我拉她起來。

我感覺我和曉欣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第七章

今天我很早就起來了，就連我母親大人都感到詫異，她問：「乜今日太陽從西邊升起咩？咁早起身？」

「冇呀，今日想早D番學姐。」當然，這是一個謊言，事實是曉欣很早就醒了，然後我們在互傳訊息。

「喂，你起左身未呀？」

「哇，你當你係公雞呀？一早起身就嘈醒我，我仲瞓緊覺呀。」我睡眼惺忪的把這行字打進手機裏。

「你個死人頭就公雞，我話你當你係豬呀？日光日白都仲喺度瞓，瞓瞓瞓，小心越瞓越肥呀。」

「我點肥都未肥得過你啦。XD」

「我哥D叫豐滿，你識咩呀？」見到這句之後，我真心笑了出來，幸好我弟弟和母親大人沒有見到，否則他們一定會覺得很噁心。

「係係係，豐滿的曉欣，咁你咁豐滿為咩呀？」

「你理得我呀，我中意咁咪咁。」我心想：女仔果然係唔會講道理的生物。

「咁你咁早起身做咩野呀？」

「我要反學校做project呀，唔傾啦，就來遲到啦，byebye~」

「好啦，咁你加油啦~」這是最後的訊息，之後她就沒有回應了，大概是在做project吧。

於是我也出門口上學去了，上星期我還是行屍走肉的走這條上學必經之路，今日的我卻是精神奕奕，見步如飛的走這條路。

Phy堂依然很悶，而我依然在看着窗口，但今天的我已經不再是昨天的我，我終於理解了為甚麼曉欣會故意疏遠，所有不愉快的感覺已經離我而去了。

「哇，你做咩春光滿面咁ge，唔通你星期六日成功食到囡囡？」阿倫又再跟我搭訕。

「你理得我呀。」然後我擰轉了頭，繼續回想起星期六和曉欣在夕陽傾吐心事的情景，一股暖意在心頭溢出。

「哇，你睇下你笑淫淫個樣，洗唔洗本大爺整督尿比你照下個淫樣呀。」說着，他就用手掩着嘴偷笑。

「頂你個肺呀，抄筆記就抄筆記啦，咁多聲氣ge。」我狠狠的用筆記給他的頭送了一下重擊。

「啪」的一聲響亮了本來很靜的班房，引來全班同學的注目禮。

「Samuel阿倫你兩個陣間放學來搵我，唔搵的話phy扣十分。」老師嚴厲的瞪着我們說，我的背上傳來一陣陣的寒意。

減我十分其實也不足以令我不合格，但是對於阿倫來說，這十分是足以左右他能否升班的，所以他非去不可。

這時候我的手機震了一震，趁着老師背着黑板的時候我把手機放在枱下偷偷的看，原來是曉欣發來的訊息，但是我和她的學校都是不準帶手機的，一被發現可是會被沒收的。

「今日放學你得唔得閒陪下我呀？我陣間會去學琴，諗住學之前食個下午茶，咁啱琴行又喺你附近。」

這時候阿倫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示意要求我陪他去找老師，一邊是兄弟，一邊是囡囡，很難選擇，不過我也不想白白流失十分，唯有去陪他去應酬老師。

「我放學要留堂，比隔離位累到我要留堂，你幾點學琴呀？」我回覆她問。

「我今日五點半學琴呀，你大約幾點得？」曉欣秒回道。

「我都唔知呀，但係應該趕得切，我一搞掂即刻打比你。」我冒着被老師發現的危險回她。

終於到了放學，還好老師只是循例說了幾句，甚麼專心上課，不要上課說話，聽到耳朵都麻木了，應該趕得切去找曉欣。

完了後我急急腳的走，這時候阿倫又問：「哇，你趕住去溝女呀？」

「係呀係呀，咪多得你搞到我罰留堂。」我沒氣的回答他說。

「記得做足安全措施呀。」說着他就遞出了一塊杜蕾斯。

「妖，你玩野呀？唔講啦，走先啦。」我撥開了他的手，心想，這傢伙到底腦子是不是裝草的？

我一出校門就拿出手機打給曉欣說：「你喺邊呀？」

「你估下？」這聲音很像不是從電話傳來的，然後我朝着聲音來源看了看，原來曉欣正在校門等我。

我走了過去說：「你咁好接我放學？」

她搖搖頭，笑道：「無計啦，有個白痴比人罰留堂呀，又冇人陪我食下午茶，咪等下你咁。」

「你真係唔怕肥架啫，日日食食食都有ge，邊有女仔好似你咁喂食ga？」我笑了笑，然後用手指指着她腰間的肉說。

「你理得我呀，哼。」她扭着腰子說，然後又催促說：「再講遲到啦，仲唔快D行？」

「係wo，你唔提都唔記得。」於是我就帶了她去附近一間便宜的茶餐廳。

大家都是中學生，也沒有去打工，有的零用錢非常有限，所以最後只點了一個豬扒治分享。

「你食咁少野夠架啦？陣間怕唔怕上堂肚餓呀你？成日都咁喂食。」我笑着對她說。

她沒有直接反駁，反而贊成我：「係wo，你又有道理，叫多杯野飲先。唔該比杯凍檸蜜呀。」

「一杯就夠啦？」小二問道。

曉欣沒有等我就擅自回答了：「嗯，一杯就夠啦。」

「喂，你唔理我呀？我都頸渴想飲野wo。」我不滿的說道。

「我同你飲一杯咪夠。」曉欣笑着說，臉上泛起紅暈。

「試旦你啦。」我用手托着頭說道。

同女仔飲同一杯飲品？這對我這個宅男來說只會是在動漫出現的情節竟然能在現實重現，雖然我裝着不在乎，但其實我非常激動，心一直砰砰的跳，一滴汗珠從我額上緩緩的流下，如果不是有冷氣，可能我已經滿頭大汗了。

很快那豬扒治和那杯凍檸蜜就來了，豬扒治來之前已經被一分為二了，所以很自然的我們就每人拿了一件。

她喝了兩口凍檸蜜，問：「你要唔要呀？」

我問：「你唔介意咩？」

「你有病的話又有咩所謂wo？」曉欣笑道，臉上泛起甜意。

但是我依然有點猶豫不定，於是她直接拿起了杯，把飲管放在我嘴前。我看了看這飲管，剛才曉欣才用它飲完，這莫非就是傳說中的間接接吻？

我吞了一口口水，然後用嘴吮着飲管喝了一口，說：「咁甜ge？」

她笑笑說：「我好中意甜野架。」

看着她甜美的笑容，我心裏也充滿着一股甜意，比起那杯檸蜜更甜。然後你一口我一口，很快就把凍檸蜜喝完了。

時間也差不多，我說：「我去埋單啦，今次就當係我向你謝罪要你等我，我請你啦。」

我拿着單正想去付錢的時候，曉欣走過來說：「咁樣唔好意思，又係我叫你出來的，我比番一半啦。」

我先是愣住，然後笑說：「唔洗啦，又唔貴。」

她繼續堅持：「我話咁就咁啦。」然後就把十五元塞進我褲袋。

我把她送到琴行後問：「陣間來接你好唔好呀？？」

「唔洗啦，我陣間自己反去得啦，遲D見啦，今日好開心呀，多謝你呀。」她對我揮揮手說。

「好啦，遲D見啦。」我對着她揮手說。

夜晚躺在床上差不多睡的時候，我才想起：為甚麼當時不等她下課呢？等了的話不就可以一起吃晚飯？我捶着胸口，不禁埋怨自己的不爭氣。

第八章

今日一回到學校，剛放下書包就見到阿倫用着一個奇異的眼光看着我笑，我心想：笑得這麼邪惡，這傢伙今天怎麼了？

於是我拿出化學書，雖然第一堂不是化學堂，但這本化學書可是我全書包裹最厚的書本，我想大家都猜到我下一步想怎樣吧。

我將全身的氣力集中在我的雙臂中，給他的頭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轟擊，他大叫：「呀！頂你咩？朝早發咩神經呀？」

很明顯這次攻擊比昨天的還要強，看着他用手摸着頭的痛樣，我說：「如果唔係你條友變本加厲越笑越淫咁，我洗咁大力轟你反來現實？」

「咁你知唔知我笑咩呀？」

「唔知wo，你笑咩呀？諗緊你昨日卜哥個囡囡呀？」

「講呢D，當然唔係啦，你估我昨日放學見到咩呀？」

這時候，我倒抽了一口冷氣，然後裝作冷靜問：「你見到咩呀？」

他又擺出那個笑淫淫的賤樣：「呵呵，當事人話唔知wo~」

糟糕了，難道他昨天看見了我跟曉欣的事情？這怎麼可能呀？

他很像能讀心一樣，他故意加強語氣，大聲說：「你醒起啦？係呀，我昨日見到鼎鼎大名的Samuel誘拐未成年少女呀！」

原本很嘈雜的課室突然靜了，其他同學都對我報以看着珍禽異獸的眼光，我恨不得把阿倫煎皮拆。

「頂你呀，講咁大聲做咩呀？係咪未死過呀！」我用前臂夾着他的脖子威脅道。

「冷靜D先，有咩大不了姐？」阿倫還是保持着他一貫的笑容。

「咁你喺邊度見到我地呀？」

「嘻嘻嘻，你好想知道咩？」

這傢伙這麼中意賣關子，真的很煩，我緊握着拳頭，很想一拳把他揍飛。

「係呀，你再唔講我就問候你全家人架啦。」

「得得得，我講。其實我見到你地...」說着說着他又停了。

「頂你，仲喺度賣關子，成個女人咁婆婆媽媽。」

「我喺茶餐廳見到你地呀。」說着，他就大笑起來。

屌，失策了，竟然被這傢伙看到，是要我顏面何存呀？但是可能他沒有看到太多，我抱着僥倖的心態，奢望着他沒有見到我和曉欣喝凍檸蜜的心情問：「你睇到D咩先？」

「我睇到你地好sweet咁飲同一杯野，你一啖我一啖，唔～係咪特別好飲呢？下次我同你飲同一杯好唔好？」

SHIT!!! 好看不看竟然讓他看到這一幕，我恨不得找一個洞把自己藏進去。

「唔好玩啦你。你做咩會喺哥度？」我心虛的打算轉移話題說。

「我和謝小林尋日做英文報告，打算落樓下買個下午茶，咁就撞到你地好sweet咁飲埋同一杯野啦。」

Holy Shit！原來不只阿倫見到，謝小林都見到了，我的害羞度已經穿過了底線，無地自容了。

我弱弱的伏在枱面說：「得啦，我明白啦，你唔好再提啦。」

「有咩問題姐，有女咪有女，做咩收埋收埋姐？」

「唉，我同佢都未一齊。」

「下，一齊飲同一杯野都未一齊？」

「係呀，感覺上佢好似有好多人追咁，我有咩自信。」

「比D自信自己，表左白先算啦。」他拍拍我肩膀說。

「叮噹叮噹～」鐘聲響起，宣告沉悶的課堂的開始。

晚上，我看了看手機，反正我也溫完習了，就發了個訊息給曉欣：「Hi，做緊D咩呀你？」

「我而家練緊歌呀，唔係好得閒，不如陣間再搵你呀？」

「好啦，咁我等下你先啦。」

然後我就把電話放在一邊，打開電視看看有甚麼好看，一打開又是翡翠台無聊的處境喜劇，除了膠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好，不過無線的市場壟斷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雖然我的眼睛是在看着電視，但我完全沒有留意電視的內容，而是在等着曉欣。

我不停的在拿起手機解鎖，上鎖，解鎖，上鎖，就像很擔心會錯過她的訊息一樣。

電話終於響了，但這不是訊息鈴聲，而是來電的鈴聲，曉欣直接打給我，看到她的來電，我的嘴角很自然的向上翹了。

「喂，終於練完歌啦，好叻呀。」她的聲音有點兒沙啞，應該練了一段時間。

「咁你仲打比我？Send message咪得。」

「唔得，我想聽到你把聲呀。」

我笑着回應：「到時你傷左把聲仲慘，休息下好D。」

「我...其實有D野想同你講。」曉欣有點吞吞吐吐的說。

「咩呀？你講啦？」

「我其實...」她欲言又止的說着，當場的氣氛隨即跌破了絕對零度，而我則很有耐性的等着她說。

「我...其實想請你去睇我唱歌比賽呀。」她吸了一口氣，然後說道。

「下...呀，好呀。」我不禁有點失望，我還以為這是表白的節奏，沒想到只是邀請我去看她比賽。

「做咩呀？你唔想呀？」曉欣應該聽得出我的失望的語氣。

「唔係呀，點會呢？」我立刻改了語氣說。

「好啦咁，時間係下星期日下午兩點正XX學校，我等你來支持我，遲D見到你比入場券你啦。」就算是隔着電話，我都知道她現在笑着說。

「嗯，到時見啦。」

然後我們就掛了電話。

可以聽到曉欣唱歌，感覺真幸福，還沒有聽過她唱歌，不過以她的聲線，應該可以奏出美麗的歌聲，我一邊期待着，一邊幻想着聽她唱歌的情景。

第九章

「你有冇去過人地的歌唱比賽呀？」我問着又在瞌睡的阿倫。

「而家上緊堂呀，你唔好阻住我聽書啦。」這條友，明明自己也不是在聽書，在裝甚麼。

「你扮咩野呀？好朋友有野問你都唔理？」

「都係哥句，記得做好安全措施。」說着，他又遞出了上次那塊杜蕾斯。

不知道是不是那塊杜蕾斯的包裝反光能力比較好，就在他遞出的那一刻，那光線吸引了老師的眼球。

老師頓時放下粉筆，氣定神閒的走過來對着阿倫說：「阿倫，你手上揸住d咩？」

阿倫吞了一吞口水，慢慢的把那塊杜蕾斯繳出。

全班的目光又集中了在了阿倫身上，而這時阿倫竟然開口說：「Samuel話想搵佢囡囡仆野，所以先好心比d保護措施佢。」

幹！！！！竟然在這時候坑隊友，明明就是自己拿出來比人發現又賴我，阿倫你真狠，我一定會十倍奉還給你，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瞧着看。

老師沒有等我解釋就說：「你兩個每人記缺點一個，然後反屋企寫反省書，要夠五百字，下星期一交。」

「下...」我低着頭低聲說。

這時候我恨不得跟阿倫說一萬句hi auntie，然後問候他祖宗十八代，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做人要帶眼識人，否則就會交到這些損友，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因他受罰了，我決定上課時不會跟這損友說話，每次都中招。

幸好，這次並不會影響跟曉欣的約會。約會？我剛才竟然把去看比賽當成了約會，看來我也病入膏肓了。

晚上回到家中，我拿着原子筆和草稿紙，正準備草擬那份「悔過書」，明明我就沒有做錯，怎麼最後連我都要被罰，我轉了轉手上的筆，完全沒有頭緒怎樣做。

我為着上課中跟何永倫同學拿出一塊杜蕾斯避孕套感到後悔，上課是應該專心聽老師授課才對的，而不是自己跟同學嬉戲...（下刪五百字）

終於寫完了，反正都不會計分，老師也不會怎樣看的，隨隨便便就了事了，但還是很累。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着到底現在曉欣在做甚麼呢？不知道是不是在練歌呢？

這時候我想到，謝小林當時也見到我們在茶餐廳，應該可以問他一些意見，於是我拿起手機，因為之前全班已交換電話了，很容易就找到了謝小林的電話。

我給他隨意發送了一個訊息：「Hi謝小林，你得唔得閒傾兩句？」

「傾咩呀？」過了一會他就覆了我。

「你哥陣係咪見到我同另一個女仔喺茶餐廳呀？」我猶豫了一會才把訊息發出，總覺得有點不自然。

「係呀，做咩呀？放心啦，我方同人周圍講，你唔洗咁擔心。」想不到謝小林會為我守秘密。

「算啦，你唔講阿倫都已經講晒出去，全世界都知啦。」

「咁又有，佢都同意唔講出去。」想不到阿倫居然會願意守秘密，總算他有點良心，本來打算替他鞭屍三百下，現在減刑至二百九十九下就算了。

「咁如果你去睇女仔歌唱比賽你會點呀？」我直奔主題道。

「咩點呀。」

「點支持佢呀？」

「下，我方去過睇比賽wo，我唔知呀。」看到這訊息後不禁有點失望，看來只有自己想。

於是我找來了人生最好的諮詢者：Google和Yahoo，研究怎樣支持曉欣好。

這時候我偶然按了在一個演唱會的連結，看到有些人舉着一些螢光字，刻着那明聲的名字，看來我應該也可以做出類似的東西，就做這個，曉欣見到一定會精力十足。

我看了看手機，今天是星期五，還有明天可以做，應該夠時間的。

幸好我中二的時候也有切過這些簡單的電路，這次應該也沒問題，問題是在於不能讓家人見到這東西，他們很喜歡問三問四，若是被他們見到就真的gg*了。

於是我打電話給謝小林說：「小林，你聽日可唔可以借個屋企比我用來做d野？放心啦，我唔會搞亂你D野，只係想砌個電路。」我也不明白為甚麼我會找謝小林，雖然我和他上年同級，但我們也沒有說過太多說話，現在卻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

「咁呀，既然你都開到口咁你上來啦，不過點解揀我屋企？」小林問道。

「你屋企地理位置比較好，而且我唔想比屋企人審問。」

「好啦，咁聽日見啦，你到左打比我。」

「麻煩晒，聽日見啦，拜拜。」

第二天，我很早就買齊了道具到了謝小林的家。

一進去我就目瞪口呆，因為他的家比我的家要大好幾倍，正當我的口張得下巴也差不多到地板的時候

· 小林媽媽出現了並很熱烈的歡迎我：「隨便坐啦，當自己屋企咁得。」

小林媽媽看上去挺年輕，但跟小林的樣子不太相似，小林大概是遺傳了他爸爸的基因吧。

小林媽媽很快就倒了一杯水給我，然後繼續說：「小林喺學校點呀？有冇成日好曳呀？係咪上堂成日傾計呀？」

「唔該晒。」我接過那杯水，喝了一口繼續說：「小林呢...」這時候小林對着我不斷打眼色，應該示意要我不要亂說話，而我也好歹懂得知恩圖報，幸得謝小林我才不會讓我家人發現。

「謝小林上堂都幾乖呀，佢都有好比心機聽書呀，都冇上堂傾計。」說着我又回了小林一個眼色，以示我懂他意思，不過這其實也是事實，畢竟小林也是男同學中比較靜的一個。

「但係我見到佢D成績好似有D唔掂咁ge，你得閒幫下佢得唔得呀？」

「好呀，冇問題呀，包喺我身上。」

然後小林媽媽拉了我到一角，故意不讓小林聽到內容問：「咁小林有冇拍拖呀？」

小林耳朵比想像中靈敏，終於沉不住氣說：「阿媽呀，唔好問咁多野啦，你審犯咩？」

「唔怕啦，好小事姐。」我回答小林說。

「係囉，知道又唔會小忽肉。」小林媽媽也跟着說。

事實上小林是沒有談戀愛的，但我們班上一直傳着他和某女生阿鳳的緋聞，大概是惡意傳的，因為對於男生來說，這女生的樣子就跟鳳姐不相伯仲，我也避免在這裡形容太詳細，免得大家吃不下飯。簡單說一說就是令男生聞風喪膽，避之則吉的感覺。

緋聞原是因為有一次測物理的時候，有一道特別難的題目在最後，大家同學很喜歡在測驗後立即討論答案，很多班上很利害的同學都不懂怎樣做那條，但這時候小林一鳴驚人，說出了那道題目的做法，震驚了全班同學。

「冇呀，我昨日咁啱溫左呢條題目，佢係書入面最後一版，只係數字改左D姐。」謝小林謙虛說道。

這時候坐小林前面的阿鳳轉向小林，送出一個回眸一笑給小林：「哇，小林，你咁都識，好西利呀！」

小林差點把他正喝着的水全都噴了出來，幸得我們阻止，但他也噙着了，一直在咳。

自此之後我們就不斷傳小林跟阿鳳的緋聞，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常我想把阿鳳的事告訴小林媽媽時，小林突然衝過來把我拉走：「拿，Samuel你講出來的話冇朋友做呀，唔比你喺度呀。」

於是我唯有把想說出來的東西吞回肚子裏，對小林媽媽說：「冇呀，冇呀，小林冇拍拖。」

小林媽媽並不相信：「一定係Samuel你有D痛腳喺小林到，算啦，反正我遲D都知道。」然後她就回房了。

大廳終於剩下我跟小林兩個，然後我就拿出工具和材料，準備製作那塊刻着曉欣的螢光板。

「其實你到底想做咩呀？」小林不解的問道。

「講比你都得，但係你要應承我唔好講出去。」

小林點點頭，於是我就把我跟曉欣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哦～原來要追女仔，估唔到你都幾有心機wo。」

「你估好似你咁不思進取咩，同阿鳳咁耐都有進展。」我嘲笑着他說。

「頂你咩，哥個簡直係一生的恥辱呀。」小林沒氣的說道。

在我們談着話的時候我已經把燈炮都插了入那塊發泡膠板裏，剩下的只是把板後的電路連起來就可以了。

可恨的是，這電路比想像中難連很多，電線不斷打結，令到有很多短路的出現，我把板放下說：「唉，連個電路都要蝦我。」

小林放下他手上的作業走過來說：「等我睇過。」

然後他就用很純熟的手法把電線結解掉，並告訴我：「你要心入面諗好晒D電路先好駁，如果唔係就會好似頭先咁一塌糊塗。」

「小林，你好西利呀。」我模仿着阿鳳的語氣說道。

「拿拿拿，你再講我就踢你走。」小林怒睥着我說。

「得得得，唔講就唔講，唔好嬲啦，唔好趕我走呀。」我哀求道。

然後我就重新把電路繪了，同時靠着小林的幫助我很快就完成了電路，我把燈打開了，「曉欣」兩個字一閃一閃很漂亮。

「其實我比你上來係想你教教我英文功課，呢度唔係好識。」我完成了之後小林說道。

「哦，好呀，反正我陣間都有野做，你又幫左我咁多，幫反你都係應該的。」我爽快的回答。

小林也挺聰明的，說了幾句他就明了怎樣做，很快的我就教完他。

「我可唔可以擺塊版喺你度呀？因為我唔想比屋企人見到。」

「好呀，你幾時來擺反呀？」

「比賽喺聽日，我聽朝來攞反呀，今日真的唔該晒你。」

「唔洗客氣。」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明天比賽後我就去跟曉欣表白，無論結果是如何我都要向前踏出這一步。

*gg是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的用語，長寫good game，常用於完場的時候，引申於現實生活詞彙，表示game over/ 完蛋了。

第十章

星期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後我就看見手機有一個未讀訊息，是曉欣發來的。

「你記得今日約好左要來睇我比賽嗎？」我看看時間，她醒來的時間比我還早。

「你咁早起身係咪要開聲呀？今日加油呀！有我支持你實輕鬆奪冠啦。」我回覆說。

她沒有再回覆我，大概正忙着練歌。

星期日的早上也是要去回教會的，於是我換上一件帥氣的襯衫和一條深藍色的長褲就回去了，這身的打扮主要是為了跟曉欣的表白而預備的。

崇拜完了之後我立即打電話給小林：「小林呀，我而家過來呀，你得唔得閒呀？」

「我得呀，我等你呀，你過來擺反塊板啦。」

很快我就搭巴士去到小林家，一進門就見到他全家都在，應該準備午餐吧，原來小林還有一個妹妹，看上去小學三四年級，蠻可愛的。

「叔叔，姨姨你地好，阻住你食飯唔好意思呀，我擺反D野我就走啦。」我一臉歉意的說道。

「不如你一齊食飯啦，多雙筷姐。」小林媽媽一如昨天很熱情的招呼我道。

「咁點好意思呀？」我摸着頭說。

「睇你都未食飯啦，過來啦。」小林爸爸也說道。

我看看小林，看看他有沒有甚麼表示，他臉上甚麼表情也沒有，應該不怎麼介意吧。

「好啦，咁我恭敬不如從命。」我回答道。

在食飯的途中我開始後悔了，小林爸爸跟小林媽媽一直問着我東西。

「咦，你塊板整比邊個ga？」小林媽媽問道。

「整比朋友的。」我心虛的回道。

「嗯～朋友？定係女朋友呀？」小林媽媽笑道，說着就夾了一條菜給小林爸爸：「食多D菜呀，食肉獸。」

我見到小林爸爸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悅，但很快就變回了微笑，然後夾了一塊雞肉在小林媽媽的碗中：「食肉呀，剩係食菜都冇益。」

小林媽媽把雞肉放在口中，幸福地笑道：「知道啦。」

看着這小林的家庭，我不禁鼻子一酸，真幸福，想起自己的家庭大部份時間都是自己夾菜給自己，用電視汁撈飯，食完之後就各散東西，繼續自己做自己的東西。

食過這餐後我就拿着螢光板拜別小林家，往XX中學前進，去看曉欣的比賽。

我看了看手機，現在是一點半，時間還很充足，給曉欣打個電話也好。

「喂，你識唔識來ga？」電話傳來曉欣那把悅耳的聲音。

「當然識啦，我又唔係路痴，我特登打來關心下你呀，練歌練成點呀？唔好過份操勞把聲呀。」

「當然知道，到時你就好好欣賞我的表現啦。唔講住啦，仲要化妝準備出場。」

幾經波折我終於到了會場，每一條馬路每一個路口都好像一模一樣，教人難分，幸好我有神器google map打救才成功到達。

1點50分，幸好還沒有開場，我拿着入場券進入了大廳，這個大廳比想像中小，應該只可以容納一百人左右，雖然差不多開始比賽，但是大廳還有很多空位，平常的我應該會選擇最後的位置，但為了讓曉欣看到，我這次選擇了正中的位置。

「好啦，就等我地開始第十五屆XX中學歌唱比賽，我地迎來一號的選手為我地打頭陣。」司儀這樣說着，並引領觀眾拍手。

比賽開始了，這時候觀眾席已經逼滿了，還有很多人站着看。

我沒有太用心看其他選手，反正我也不是為了為其他人評分而在這裏的，我只是為了看曉欣唱歌才在這裏的，只能說每個選手各有千秋，能看出他們都有苦練過。

正當我疑惑着為甚麼這麼久也沒到曉欣的時候，司儀開聲說道：「我地歡迎最後一位選手，20號陳曉欣。」

現場頓時呼叫聲震天，難道曉欣在學校是很有人緣的？

這時候曉欣慢慢的步出，白色的長裙在燈光的照耀下非常閃爍，她把長髮翹到後面，並紮了一條小辮子，其餘的長髮則是順其垂直，化的妝不太濃也不太淡，正好顯出她五官精緻的輪廓。

這時候已經有好幾個人舉起了刻着曉欣的名字的牌，我鬆了一口氣，因為之前的選手出來的時候沒有人會舉牌，如果只有我舉牌實在太尷尬，於是我也跟着舉了牌，並開了燈。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牌閃着閃着吸引了曉欣的目光，她向我的方向看了過來，我們這一刻四目相投，她對着我報了一個溫柔的微笑。

時間突然被凍結了，看到她的笑容後我的心彷彿停了一樣，然後又有種小鹿亂跳的感覺，她的笑容真耀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她吸引去了。

我事前並不知道她要唱的是甚麼歌，只見她恭敬的鞠躬說：「今日我為大家唱的係『想唱就唱』這首歌，希望大家中意。」

音樂隨之奏起，我身為一個小宅男，手機有的歌全部都是動漫主題歌，高達主題曲，Clannad，夏娜等等的日文歌，根本就沒有聽過這首歌。

即使是第一次聽，我也聽出她的歌聲就像天籟之音，柔和的音樂配襯着動人的歌聲，觀眾席上無人不為動之，全都陶醉在這迷人的歌聲中。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曉欣哼着旋律完結這首歌。

全場馬上以熱烈的掌聲回應。

觀眾很快就很有秩序的散去，而我也跟着他們走到門口，然後發了一個訊息給曉欣：「你唱得好好呀，我而家喺門口等你，我陪你去慶祝下好唔好呀？」

很快就收到了回覆：「好呀，你等我換反衫落反個妝先，我好快出來啦。」

等了半小時終於見到曉欣出來了，她已經喚回了平常的便服，短袖牛仔褲配波鞋，樸素的感覺又是另一番風味。

「唔好意思呀，等左好耐呀？」她不好意思的問道。

「點會呢？等靚女的時間一陣就過左去啦。」我遞出一枝水，問道：「口唔口渴呀？飲淡水先？」

「口頭舌滑，不過算你啦，本小姐咁啱有D口乾，唔該晒。」她接過水，並一連喝了幾口。

這時候有位男生走過來搭着曉欣肩膀說：「頭先唱得好好聽wo，不如我地去慶祝下呀？」

曉欣並沒有撥開他的手，這令我非常不滿，一股醋意隨即溢滿，連自己也沒有注意自己這時已經用着敵對的眼光看着那男生。

曉欣看似有點猶豫，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說道：「唔好意思啦，本小姐已經有預了，下次請早。」

我馬上把敵對的眼光換成了勝利的眼光看着那男生，就像宣告着曉欣是我的一樣。

那男生「唧」了一聲後說：「咁下次再補反啦。」然後就走了。

「頭先哥個男生邊個來的？」我一不為意用了質問的語氣問道。

「你咁緊張做咩呀？」曉欣嘻皮笑臉的說道。

「你未答我問題呀。」語氣中流露着我的不滿。

「班上的同學，聽D人講佢好似中意我咁，但係我對佢冇咩好感咁。」曉欣聳着肩說。

這還好，雖然曉欣沒有撥開他的手，可能只是覺得是日常的身體接觸吧，但是至少明白了曉欣對他沒有甚麼意思，計劃還可以如常進行。

「好啦，咁我地而家去食野啦。」我換上輕快的語氣說。

「咁我地去邊度食呀？」曉欣的臉上露出期待，就像口水也快流出來的感覺。

「嘩，你咁喂食ge，我偏唔話你聽呀，去到你咪知。」

「蝦人ge，衰人三毛。」曉欣扁了扁嘴說。

「三毛？你啱啱叫我咩話？想死呀你？」我瞪着她說，怎麼替我改了一個這麼古怪的花名呀！囧

「唔得咩？仲講就餓死本小姐啦，仲唔行？」

「好啦好啦，行啦而家。」

澳門也不是甚麼大城市，很快我們就到了一間咖啡室，還是中學生的我們也沒有太多錢去大餐廳，這是我們能付的範圍內最有情調的餐廳了。

「嘩，你咁識食ge，估唔到你會帶我來呢度。」曉欣滿意的說道。

「識食ge一定會帶囡囡來呢度食野。」她聽到我說「囡囡」後臉紅着把臉別了過去。

「邊個係你囡囡呀，快D叫野食啦。」

她要了一個白汁豬扒意粉和一個蘋果綠茶，而我則叫了一個日式燒雞飯和雜果賓治。

飲品很快就到了，而曉欣以秒速把她的蘋果綠茶喝掉了，隨即對我的雜果賓治虎視眈眈。

「點呀？你係咪想飲呀？」我拿起我的雜果賓治在空中搖來搖去。

「係呀係呀。」她連忙點着頭說。

我當然把雜果賓治讓給了她，原來她想要的並不是飲品，而是在杯底的雜果，我意識到後立即把手伸出，想要拿回來，但曉欣就像一早讀穿了我的思想一樣拍了拍我的手。

「你又話為我慶祝？唔係連呢幾粒生果都唔讓比我呀？」

「雜果賓治冇晒雜果就唔好飲架啦。」我苦苦的說道。

「好啦，見你咁慘，我就留反D比你啦。」說着她就留了一粒小蜜桃在杯中。

！@# \$ % ? & *

這樣跟沒有留有甚麼分別呀？但我當然沒有說出來，反正曉欣開心就好了，看着她甜美的笑容，水也比雜果賓治甜。

吃過晚飯後，重頭戲終於來了，以後食粥食飯就是靠這晚了。

「噢，好似仲有D時間，不如我地去水塘行下啦。」

「好呀，反正食左咁多野都要消化下。」

我選擇水塘是因為晚上沒有太多人，有的也只是跑步的人，而且氣氛比較好，雖然是第一次表白，但這次感覺應該會成功。

行了一回後，我就說：「D風咁舒服，坐陣先啦。」

這時候曉欣留意到我一直拿着的螢光板，就問：「你自己整ga？」

「當然啦，雖然有少少朋友的幫助，你中唔中意呀？」

「好中意呀，喺台上見到哥陣超開心，本身諗住叫你來睇下，點知你會咁有心機整塊板出來。」

「咁既然塊板都完成了佢的任務，可以終身正寢了。」我起來準備把那塊板放進垃圾桶。

「等陣呀，你唔要的話比我啦，咁有記念價值。」她捉着我的手說。

「好啦好啦，今晚你話事，你要就擺反去啦。」聽到我這麼說她才鬆了手。

「你估我地以後會唔會都咁friend呢？」曉欣問道，她沒有看着我，只是看着水塘的遠處沉思。

「應該唔會掛。」

「下點解呀？」曉欣驚訝的看着我問道。

「因為...因為我中意左你，想以後做你男朋友，所以我地會比而家更friend。」我鼓着勇氣一口氣說道。

聽到之後，曉欣沒有回答我，只是默默的看着地面，沒有拒絕也沒有接受，這算甚麼意思呀？過了幾分鐘的沉默，我終於忍不住打破沉默，問：「咁結果姐係點呀？」

只見她的臉上掉下了一顆明亮的淚珠，她依舊看着地面，聲音震抖着說：「我好想，但係唔得，對唔住呀。」

這到底是怎麼意思呀？就這樣就被拒絕了？

第十一章

我反射性問：「點解呀？點解唔得呀？」

問完我才發現曉欣還在抽泣，眼淚還是一顆一顆的順着地心吸力向下墜，甚麼叫「我好想，但係唔得呀？」即使是多麼想知道原因也好，我還是不能把一直在抽泣的曉欣逼太盡，眼淚果然是女人最強的武器。

我溫柔的說道：「係咪有D咩苦衷呀？不如你話比我聽，等我做你的聆聽者啦。」

曉欣這時才抬起頭看着我，一條條的淚痕在她臉上留下印記，彷彿在無聲的訴說着她的痛苦，我遞了紙巾給她道：「抹下塊面先啦，喊到變左花面貓啦。」

於是曉欣用紙巾把淚痕擦去，並徐徐的說道：「其實我都唔想咁樣，但係係我解釋之前你願意聽我的故事嗎？」

我點着頭說：「好，我聽。」

「其實教會係唔比大學之前拍拖的。」

「下，點解呀？」

「我都唔知呀，可能係驚我地因為拍拖而耽誤學業掛。」

「好啦，咁你繼續講埋你個故事先啦。」

「嗯，然後上一次我拍拖哥個男仔呢，都係係教會入面，哥時我地互相中意對方，但係就係因為呢條規則我地唔可以一齊，我地最後決定一齊等到上大學再一齊，但係佢並沒有等到我大學，佢早我一年入左大學之後佢就決定唔等我，可能佢係大學搵到新歡啦。」曉欣一邊說着一邊以紙巾拭去淚水。

「所以你就因為咁拒絕我？」

曉欣點點頭：「係咪對你好唔公平呀？而且我仲未放低晒佢，我其實都好亂，可以的話不如我地做住好朋友先啦？」

雖然我很想順着她意說好，但係我的感性卻不容許我這樣做，於是我繼續追着說：「咁我地可以等下先姐？我地都快大學生啦，唔爭在等多陣啦。」

原本只是抽泣着的曉欣突然變成了大哭。「我好驚呀，我好擔心呀，我唔想又比人拋棄呀，次次比人拋棄哥個都係我，你都會同哥個男仔一樣最後丟低我，我唔想咁呀。」

我被曉欣突如其來的哭聲嚇住了，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只好輕輕的掃着她的背說道：「我應承你我唔會離開你好唔好？」

「佢哥陣都應承左我話會等我，最後又咪係走左！」曉欣繼續放聲大哭。

「嗚嗚嗚...」曉欣已經泣不成聲，已經聽不出她在說甚麼。

看到這樣的曉欣我不禁深深感受到她的痛，看着她哭着哭着我的心也痛了，我不知道這時候應該怎麼做，但身體自然反應該要我上前擁着她，於是我把她抱進懷裏，她沒有反抗，反而雙手繞過我的腰抱着我痛哭，這女孩也經歷太多了，一直壓抑着的情緒突然釋放出來果然非同小可。

「相信我，我地一定會一齊的。」我摸着她的頭髮在她耳邊說道。

曉欣漸漸冷靜下來，但是她沒有鬆開抱着我的手，而是把頭繼續伏在我胸前。

我繼續說道：「記唔記得喺黑沙我地的約定？我應承左以後會留喺你身邊呀ma，咁快唔記得左啦？」

「嗯，我記得呀。」曉欣低聲說道。

「咁我又點會丟低你一個呢？」我擠出一個笑容說道。

「咁我地而家姐係點呀？」

「咁你中唔中意我呀？」我問道，至少也讓我我知道這點吧。

「我...我都中意你呀。」雖然我見不到曉欣的臉，但我見到她的耳朵非常紅。

既然她是喜歡我的，那我這次表白也不算失敗吧，雖然不能一起，但可能以後還是有機會的，我問：「咁我地上左大學之後呢？」

曉欣顯得非常猶豫：「我...我地其實不如而家一齊啦？」

甚麼？！剛才才說不應該一起的，現在怎麼臨時變掛了？這答覆真令我又驚又喜。

「但係你唔怕教會咩？而且你好似仲未放低以前哥個咁？」

「我唔想好似上次咁錯過機會，我真係好驚你會等等下走左，我地最多搞地下情唔比人知道啦，好唔好呀？」曉欣這時抬起了頭，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說。

這眼神實在太誘人了，我身上突然有一股衝動想上前吻她，但是我拼命的把這衝動壓制着，時機還沒有到，但是既然她想現在一起，現在一起應該沒有甚麼問題。

「好啦，咁我地一齊啦。」我笑着說。

曉欣放開了抱着我的雙手，並把手指尾伸出來說：「嗯，而家開始我就係你女朋友，同我做一個約定呀，以後都要陪喺我身邊照顧我，愛錫我，咁樣我就會以後痴實你。」

「嗯，約定好啦。」我勾着她的手指尾說。

於是我們慢慢步行離開水塘，這時候天下了毛毛雨，幸好我有帶着傘，就一把傘兩個人用了。

「我可唔可以翹住你隻手呀？」曉欣紅着臉說。

她紅着的臉蛋實在太可愛，我忍不住望住她定了形停了腳步。

「做咩呀？唔得呀？」

「唔係呀，你太可愛啦，來啦，點會唔得呀？」說着我就把拿着傘的手伸出讓她翹着。

曉欣的身體緊緊貼着我的手臂，傳來陣陣香氣，我感覺到我的心「撲撲撲撲」的急速跳動着。

「如果我而家跑出去你會唔會追着我跑呀？」曉欣調皮地問。

「做咩咁問呀？」

我最後的「呀」還沒完，曉欣已經衝了出去，我連忙追着她，但是雨傘和螢光板的阻礙下我跑得比較慢，於是我索性把雨傘收起，讓雨水拍打着我的臉追着曉欣。

「等埋我呀。凍親點算呀？」

「凍親到時咪你照顧我，我地約定好ga。」曉欣甜甜的說着。

第十二章

我們一直手牽着手走到市中心，牽着女仔的手的感覺有點奇妙，曉欣是我第一個女朋友，很自然我也是第一次牽着女朋友的手，她的手很嬌嫩，比我的手小，牽起來挺舒服，但在大街牽着手不禁有點不自然，總覺得眾目睽睽下有點害羞，曉欣卻不像有這種感覺，她很大方的讓我一直牽着她。

「我地係唔係應該放手，市區太多人，比D識的人見到會比較麻煩。」我剛剛想起我們是地下情，然後說道。

「係喎，你唔講我都唔記得。」曉欣說着，準備放手。

但是結果沒有放手，她亮晶晶的雙瞳和我雙目對視着，她說：「其實，唔係好捨得放手，不如拖埋去巴士站啦，反正差兩步。」

「嗯嗯，好啦咁，反正呢個時候都應該唔會撞到D熟人。」我點頭說道，並把曉欣的玉手握得更緊。

「喂呀，你捉到咁實做咩野呀，我隻手痛呀。」曉欣露出一個痛苦的樣子。

我反射性突然放了手：「對唔住呀，冇冇事呀？」

「我有話比你放手咩？」曉欣雙手叉着腰說道。

神又是她，鬼又是她，真不懂女孩想甚麼。

「好好好，係我錯，拖反先。」我把手伸去想握着她的手。

「而家唔比你拖呀，你話拖就拖我咪好洩底？」曉欣扁着嘴說。

「咁你想我點呀？」我無奈的問她。

「咁呀？你比我咬一啖先？」

「點解要咬我呀？」

「為左留低愛的印記。」曉欣甜笑着說。

雖然不太願意，我還是把手伸出來放在她嘴前。她張開櫻桃小嘴咬了下去。

「呀！」我本打算忍着的，還是叫了出來。

「痛呀？」曉欣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說。

「唔痛唔痛，好小事姐～」

「來啦來啦，等我呵反啦。」說着她就輕吻了我手臂。

吻完我後曉欣對着我傻笑並說：「白痴。」

我拍了拍她的頭說：「你就係白痴曉欣。」

很快就到了巴士站，很幸運很快曉欣要的巴士就到了。

「我架巴士到啦，我反到去再話你知啦。」曉欣揮揮手說道。

「嗯，好呀，反到去...」我還沒有說完曉欣就上前一步吻了我臉一口。

「送比你的。」曉欣紅着臉說並轉身上了巴士。

我摸了摸我的左臉，感覺曉欣的吻還留在臉頰一樣，原來給女仔吻後是會令心跳這麼快速，令人這麼陶醉的。

回到家後我很快就收到曉欣的訊息。

「白痴，我反到屋企啦，聽日要反學呀，你早點瞓啦，知唔知呀？」

「好啦，白痴曉欣你都早點瞓呀。」

「喂，阿哥你做咩對住部電話傻笑呀。」弟弟突然劃破了寧靜。

「邊有呀，你睇錯咋？」我當然死口否認，認了的話在家還有立足之地？

「明明就有，扮晒野咁，哼。」說着他就去廳看電視了。

呼，總算逃過大劫，還好還好，正當我鬆了一口氣的時候，我弟弟又進來了：「呀哥你唔好再對住部電話傻笑啦。」

我很順口的答：「係啦係啦。」

糟糕了，回答了才知道中伏了，這回GG了，弟弟轉身再走回廳，遺留着他那討厭的奸笑聲。

我把書包收拾好就睡了，明天是派成績日，我對這段的成績表有非常不好的預感，這段沒有盡力還有點得過且過，大概會很差。

第二天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被拋出了十名以外，這是我中學以來考得最差的一段，以往至少也是十名以內，我看着成績表嘆了口氣，該怎樣跟父母親大人交待呀？

坐我隔壁的阿倫則有異想不到的好成績，他物理的分數突飛猛進，我問他：「哇，你做咩突然咁西利？」

他回道：「無呀，囡囡要我溫習我咪唯有努力溫習比D成績佢睇，佢話有獎。」

看着他的淫樣，一看就知他想要甚麼獎勵，我說：「你小心D衰十一呀，你囡囡仲咁細。」

「我唔講佢唔講邊個知姐？」

「到時有咩事唔好搵我幫手呀。」

電話突然震了一震，曉欣剛發了我一個訊息：「白痴，做咩今朝成朝都唔搵我呀？」

我快手回道：「唉，冇咩心機。」

「發生咩事呀？」

「成績差左好多。」

「係咪我的錯呀？咁啦，我之後陪你溫反啦，追反咪得<3」

「好啦咁，遲D再搵你啦。」

「愛你呀。」看到曉欣這個訊息有一股甜意直接充滿了我全身，這個曉欣呀，經常都讓我這麼甜。

於是我想了很久才把打好的訊息發出去，始終有點兒不習慣和尷尬，我回道：「我都愛你呀。」

第十三章

星期日崇拜之後，我問曉欣：「你一唔一齊食中午呀？」

「嗯，好呀，不過搵多D人好D。」曉欣點點頭說。

那也對，找多點人才不會使我和曉欣的關係太明顯，於是我就找了我的組員，提出一起吃組餐。

他們很快都答應了，於是很快我們就到了澳門廣場。

一來到曉欣就很自然的坐了我身旁，我側着臉問她：「咁唔怕被人發現咩？」

曉欣直接捉着我的手把我拉了出去，並跟阿榮說：「我地出去睇野食先，你地霸住個位先。」

「咁突然做咩呀？」我問。

「我話你呀，太擔心啦，就咁坐隔離都驚訝？本身明明係一件好正常的事。」曉欣用手輕輕敲我的頭說。

「咦，聽你咁講好似又係。」我撓着頭說。

「快D睇下食咩仲好啦。」說着曉欣就走了去看不同的食店。

我平常甚少來這裏，所以都不知道選擇甚麼好，最後就選擇了一個米線，並要了少辣。

回頭一看曉欣已經早點了食物，而且已經拿着食物回席了。

很快我的米線也到了，於是我也回到曉欣的身旁，而甚他組員就出去點食物了。

我吃了一口米線，一連咳了幾口：「哇，呢個小辣咁鬼辣！咁麻辣哥D邊個食呀？」

「白痴呀，你唔知道呢間野出名D湯底好辣咩？」曉欣笑着說。

「哈？真係唔知道，中伏了。」我隨即在書包找了找我的水樽。

弊！我突然想起今早太忙，出門口忘了帶水，我的舌頭被辣湯刺痛着，於是我把舌頭伸出來讓它涼一涼。

曉欣好像知道我在想甚麼，很順手就把她的水遞了給我：「拿，飲水啦，我都唔想我男朋友成隻狗咁。」

我笑道：「你咪變左狗乸？」然後接過水並喝了兩口。

曉欣伸手把水取回，扁着嘴說：「你就係狗乸，我唔係呀，咁多野講唔比你飲水啦。」

「下，唔好啦，係我錯啦，原諒我啦，比我飲啦。」

「你話自己係狗公先啦。」曉欣戚着眉說道。

唉，沒有辦法了，米線太辣了，我唯有死死氣說：「我係狗公。」

說完之後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人類的尊嚴已經盡失了，這時候曉欣摸着我的頭說：「喂白痴呀，我講下笑咋，你做咩咁認真呀，我男朋友先唔係狗公呀。」

聽到這裏後我的尊嚴已經回來了：「咁你快D比支水我啦。」

「係啦係啦，整多條菜比你啦，等你降下火啦。」曉欣把水給了我後，從她的菜中夾了數條給我。

「多謝你呀。」說完後我的組員也回來了。

我最後硬着頭皮終於把那碗米線全倒進肚子中，而這時候曉欣的水也同時歸零了，因為阿榮和其他組員有教會事務要幫忙，很快就走了，留下我和曉欣兩個人。

「哇，你飲晒我D水我飲咩呀？」曉欣拿着那空樽問。

「飲我D口水啦。」我笑着說。

「食嚟你呀，要本小姐飲你的口水，仲唔快D同我去買反支水？」曉欣指着附近的超級市場說。

我迅速的完成任務：「拿，你要的水呀。」

「算你識做啦。」曉欣滿意的說。「咦，你聽日係咪有測驗呀？」

「咦，你點知我聽日有測驗ge？」我可不記得有告訴曉欣我明天有測驗。

「你自己講完都唔記得，咁嚟性性架？咁啦，你而家反去擺書，陣間約埋一齊喺關閘M記溫習啦，有本小姐監督下，你實可以重振江山，擺反個第一。」

「點解要去關閘咁遠呀？」

「無人去呀，教會冇咩人去關閘哥邊架。」

「好啦好啦，咁我反去擺書先，出門口再話你知。」

「咁我都反屋企先，陣間再搵你啦。」

曉欣輕輕的吻了我的臉一下：「陣間見啦白痴。」

然後曉欣就紅着臉轉身離去。

第十四章

回到家後我很快就把要溫的課本放進書包，然後就出發到M記。

當我下車的時候，曉欣已經在門口等我，於是我就跑了過去。

「唔好意思呀，你係咪等左好耐呀？」我上氣不接下氣的問道。

「無呀，我都係喺咁先到，你睇下你呀，成頭大汗啦，趕過來呀？」說着曉欣就拿了一張紙巾替我拭去臉上的汗珠。

「係呀，我趕住來見你呀，係咪唔得先？」我輕挑的說道。

「你唔係過來溫習咩？咩見我呀？」曉欣不說我都忘了我來是為了溫習。

「咦，係喎，咁我地快D入去啦，入面有冷氣，焗親你就唔好啦。」

「你食咩呀？」我問曉欣。

「嗯，好想食雪糕，又好想食炸雞翼，又好想食麥樂雞，又好想食...」在她說出全M記的食物前我把食指放在她嘴前把她截住。

「好啦好啦，你咩都想食咁，我幫你揸主意啦。」

「嗯，咁我上去霸個靚位比你啦。」她說完就轉身上去了。

這個曉欣，真不怕自己會肥一樣，甚麼都想食，那就叫一個炸雞翼餐加雪糕兩個食啦。

買餐後我就上去找曉欣，曉欣找了一個半圓形的枱，當然櫈也是弄成半圓形圍着枱，而曉欣臉上流露出一個餓樣，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像一隻鳥爸爸剛找完蟲回來找小鳥一樣。

「你睇下你呀，D口水流晒出來呀。」我笑着說。

曉欣立即把手抹一抹下巴，以為真的流了口水。

「喂，你玩我呀，我邊有流口水呀？」曉欣尷尬地笑道。

「我講下笑你又信，你咁餓食架？來啦，快D食野啦。」然後我就拿出我的書本準備溫習。

「哇，你D野用晒英文來教咁咪好難？」曉欣看着書問。

「你睇慣左就明，都讀左咁耐，還好啦。」

曉欣似明非明的點了頭，然後又拿起了一條薯條放進口中，我也很順手的拿了一條薯條食。

我剛溫完一課，轉過頭打算食一隻雞翼，一看，發現已經被曉欣清了場，只剩下一杯僅剩三分一的雪

糕。

曉欣注意到我的視線，就問：「做咩呀，你想食呀？」

「無呀無呀，都無野食啦。」我沮喪的說道。

「來啦，食雪糕啦。」

「你食啦，剩反咁少。」

「想食就食啦，咁多野講架你？」說着她就把一匙雪糕遞在我嘴前。

「喂，公眾地方來架。」

「來啦，怕咩羞姐。」說着她就把雪糕塞進我口中。

這口雪糕雖然很甜，但我覺得眼前的曉欣令我更甜。

「其實你唔係啱先食完野咩，咁快又食咁多？」

「咩呀，我新陳代謝快呀，你唔抵得呀？」

「新陳代謝，定係肥肉呀？」我指着她的腰說。

「溫習就溫習啦你，咁多野講。」

經過了這次溫習後，我發現你要跟女朋友溫習是一項比三項鐵人更難的事情，看着一直伏在枱上的曉欣，甚麼想溫習的感覺都逝去了。而且，曉欣一直都在吸引着我的視線，跟本集中不了。

於是我說道：「唉，溫得七七八八啦，我地反去啦？」

「咁快溫完？」曉欣問，其實我還沒有溫完，不過曉欣在身旁根本溫不了。

「係呀，我地走啦。」我裝着說道。

「咁不如我地去行下先反去啦，仲有咁多時間？」

我本來有少少抗拒，始終還沒有溫完，但看着曉欣那對哀求的眼睛，我就沒有辦法拒絕了，今晚溫夜少少應該都勉強趕得切。

「好呀，行下啦咁。」

於是我們就走到一條很長的行人路上，這條路是沿着水的，而且是石頭路，有小小凹凸不平，我平常都不來這裏，根本就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不過既然曉欣想，我就陪陪她吧。

於是我就牽着她的手走，微風吹拂着曉欣的長髮，散發出陣陣的清香，我們沒有太多說話，只是一直牽着手，享受和彼此一起的時間。

曉欣突然停下來，我剛轉過頭想看看甚麼事，臉就碰到她的嘴唇。

「錫淡你啦，見你陪左我咁耐。」曉欣紅着臉說。

我伸出手拍一拍她的頭說：「白痴曉欣。」然後我就輕輕放下身子吻她的臉。

不知道是不是位置不正確，原來吻臉也有特別技巧，我一不小心就用鼻子撞到她的臉上。

「咦，原來你用你個鼻來錫人架？」曉欣用手摀住嘴笑道。

「咩咩咩咩呀，頭先唔啱位，再錫過。」於是我這次注意着不讓鼻子碰到她再吻了她臉一下，這次很順利。

「白痴。」曉欣側着臉說道，臉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時間都差唔多啦，我都要反屋企再溫多陣習。」我說道。

「咁你識唔識反去呀？」曉欣問道。

「應該都識掛？」我隨即拿出手機，準備諮詢google大神。

「唔洗睇啦，哥度個巴士站就有你反去ge車，好啦，我要行呢邊啦，遲D見啦。」曉欣又吻了我臉一下。

我有點衝動想吻她的嘴，但是我又怕太快，最後還是控制着我的衝動。

「好啦，我地遲D再見啦。」

回到家後，母親大人已經坐在大廳等我回來，一陣不安的感覺突然在我心頭。

「媽咪我反來啦。」我戰戰兢兢的說道。

「你頭先去左邊呀？」母親大人用着審犯的語氣問道。

「我去左同同學做project呀。」我說道。

「係咩？有人見到你同個女仔一齊拖手wo，點解釋呀？」

「下...」這一刻我差一點被嚇到差點無言了，不過經過了TVB的洗禮，我知道我一定要死口否認。

「邊有，哥個邊個來架？咁都認錯人？」我否認。

「你唔好理邊個啦，總之有人睇到啦。」母親大人理直氣壯的說道。

「下，佢實係認錯人。」

「咁好啦。」母親大人很像不太相信我的說話，但看似她也沒有甚麼證據。

我鬆了一口氣，總算避過了一劫，但是萬一真的給人看到，而母親大人知道了後，後果真的比第三次世界大戰還要恐怖。

第十五章

雖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追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歡這個故，但還是先跟讀者們道個歉，因為GCE太忙的關係沒有出文？

第二日的測驗，幸好昨晚睡覺前還複習了一次，感覺應該考得不錯。

交卷後，只見阿倫像一條死魚一樣伏了在枱上。

「喂，你昨晚打飛機打得太叻呀？」我嘲笑他說。

「屌你咩，你就打飛機，最尾哥條超難，我溫左超耐最後竟然衰左喺呢題，真係失望呀。」他歎氣說。

「哇，你淨係唔識一題都咁，咁其他人咪要去跳樓？」

「唉，你唔明架啦。」

「我咩唔明呀？哦，你冇得搵你囡囡仆野呀？」

阿倫沒有回答我，只是持着死魚狀態，於是我也沒癮再追問下去，反正也不關我事。

等了一整天，放學鐘聲終於響起了，我不像其他同學有很多甚麼課外活動，所以就直接出了門口。

一出門口，突然被人推了一推：「喂，白痴。」不用問這個人也是曉欣。

「咦，點解你會喺度？你唔係都要反學咩？」

「我今日放假呀，所以咪特登過來搵你，做咩呀？本小姐過來搵你好難為你咩？」曉欣鼓起腮問。

「唔係唔係，在下好榮幸得到曉欣姐姐你的寵愛。」我半身鞠躬說道。

「平身啦，你陣間有冇野做呀？」曉欣得意的說道。

這時候又有人在我背後拍了一拍：「Samuel，你陣間有冇野...」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謝小林，小林最後的「做」字沒有說出來是因為他見到我身旁的曉欣。

他很識趣說：「哎呀，阻住你地唔好意思添，我走先啦。」

這時候曉欣叫住了正準備走的謝小林：「等陣先，你為咩事搵Samuel呀？」

「哦，我有D功課想問姐，遲D再問都唔遲。」

「既然係咁，不如你同我地一齊呀？反正我想聽多D關於Samuel喺學校的野。」

「咁唔係幾好，我都唔想做電燈泡，下次有機會先啦下。」

曉欣繼續堅持，並拉着小林的手臂說：「怕咩姐，我地行啦。」

小林無奈的看着我，尋求我的幫助，眼神就好像跟我說：「你快D同我扯開呢個癲婆啦！」

我笑了笑，聳聳肩示意我也沒有辦法，最後小林唯有跟着我和曉欣一起行。

「去邊度傾你D功課好呀？」曉欣興奮的問道。

「而家你問功課定小林問功課姐，做咩你咁興奮姐？」我也忍不住出聲說。

「咁人地都係想搞下氣氛姐，做咩咁話人呀。」曉欣擺出一個屈委樣。

我很想輕輕的跟她說：我話錯你唔好意思，乖，唔好唔開心。

但是小林在身旁，這些話怎麼說得出口呢？

於是我開口說：「扮咩野呀你？明明就咁興奮。」然後拍了曉欣的頭一下。

「喂你蝦人！」曉欣摸着她的頭說，眼睛水汪汪就像就快哭的樣子。

這時候小林開口說：「你兩個係咪無視左我的存在呀？」

「呀，係啲。」曉欣撓着頭說。

「咁你想去邊度做埋佢呀？」我正經的問着小林說。

「咁不如想我屋企啦。」

「哇，上你屋企，兩男一女，咁危險？」曉欣雙手抱胸說。

「你咪傻啦，謝小林仲有個妹架，你想太多啦。」我輕輕敲曉欣的頭說。

曉欣伸伸舌：「早講呀，搞到我咁擔心。」

於是我們三個人很快就到了小林家。

小林按鈴等了一分鐘後也沒有人應門，看似謝小妹不在家。

「哎呀，我唔記得左我個妹去左補習添。」小林於是從書包拿出鑰匙開了門。

「咁我咪姐係同兩個男仔獨處一室？」曉欣又裝作驚慌的說道。

「你咪傻啦，我地冇人想咩你呀，你瞓醒未呀？」我說道。

「唔通小女子咁冇吸引力？」曉欣拭去不存在的眼淚說道。

我真的暈倒了，這個曉欣，說會又不行，不會又不行，真讓她氣死了。

在我教小林功課的時候，曉欣不時騷擾着我，本身可以一小時完成的東西結果卻花了兩小時才完成。

「係呢，小林呀，Samuel喺學校點架？」曉欣問小林。

「點呀？普通學生咁啦。」

「咁係咪好多女仔圍住佢架？定係佢有冇成日聊女仔呀？」曉欣緊張的問。

小林望了我一眼，然後偷偷地笑。

曉欣即刻以為我會封小林口，馬上用雙手夾着我我手臂說：「喂，你唔準封謝小林嘴。」

我苦笑了一下，我也用不着封他嘴，反正我作為一個宅男在班上的異性緣近乎0，只要小林說實話就沒甚麼問題。

小林於是照直說：「咁你又唔洗擔心，佢冇咩女仔埋佢身，佢身邊全部都係男仔。」

曉欣聽後驚道：「唔通Samuel係gay ge？原來我要擔心的唔係佢比其他女仔搶，而係比其他男仔搶？」

我聽後呆了，哪有人會向這方向想的？曉欣的思維我真心看不透。

「你咪傻啦，我點睇都係正常性取向啦。」

「係咩，咁都好D。」曉欣鬆了口氣。

不知不覺間也已經天黑了，於是我和曉欣決定離開小林家去吃晚飯。

「你等我一陣呀，我要同屋企人講我唔反去食。」我跟曉欣說，然後拿出手機。

「好啦，咁我等你一陣啦。」

於是我就打電話回家，經過一陣嘟嘟聲後，我弟弟接了電話：「喂？」

「喂，細佬呀，我今晚唔反來食飯啦，幫我話比媽咪聽呀。」

「媽咪都唔喺屋企呀，佢今晚都出左街，得我同jane咋。」jane是我家的傭工，雖然是傭工，但我們都當她是朋友一樣對她很好，和她也很友好。

「咁呀，你幫我同jane講反聲啦，係咁啦，byebye。」然後我就收線了。

「行啦，我地去食野啦，你想食咩呀？」我問曉欣。

「你中意帶我去食咩就食咩啦。」然後曉欣很順手的把手繞着我的手臂。

「地下情呀。」我戳戳她的鼻說道。

「咁翹一陣應該冇人...」我突然見到一個人影，於是沒有等曉欣說完就把她的手撥開了。

曉欣似乎被我的動作嚇倒了，跟着我停下腳步。我沒有理會曉欣，因為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我最不想這時候見到的人：我的母親大人，曉欣當然不知道這是我的母親大人，所以她對我的動作顯得不知所措。儘管已經以最快的速度鬆了手，但也知道有沒有被她見到。

「媽咪，咁啱嘅？」我虛弱的問道。

「你同女朋友出街呀？」母親大人面無表情的說道。

這時候汗流浹背的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好像無論怎麼回答都會有一個很壞的結局。

如果我死口否認，萬一母親大人是看到我剛才挽着手的話就變成罪加一等；如果我就這樣承認的話，萬一剛才她是沒有見到我們挽着手我就變了不打自招，面對着這個情況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好。

第十六章

雖然現實過了一秒，我卻在腦袋中已超高速運算了一切的可能性，最後決定還是死口否認，起碼可以留全屍。

「我地普通朋友，你誤會左啦。」我強行擠出笑容說道。

曉欣在身旁也顯得很無奈，也沒有加入對話，只是尷尬的笑着看着我和母親大人的心戰。

「我頭先見到你地翹晒手咁，你地真係普通朋友咁簡單？」母親大人質問道。

慘慘慘！這次跳落黃河也洗不清了，居然讓母親大人看到，看來我的初戀也是凶多吉少了。

我的思路頓時被封閉了，我已經絞盡腦汁也想不到解決辦法，看來唯有承認。

「係呀，呢個係我啱啱識的女朋友，佢叫曉欣。」我唯有死死氣的介紹曉欣。

曉欣看似沒有預料到我會這麼早讓她見家長，露出了非常吃驚的表情，不知道給甚麼反應才好。

母親大人很有風道的把手伸出來：「Hi，我係Samuel媽咪，你好呀。」

曉欣於是握了握母親大人的手：「我係曉欣，你好呀。」

母親大人的表情非常複雜，靠着現在的我根本看不出她知道我有女朋友後有甚麼感覺，看似非常驚訝，但不像是喜悅的樣子。

「我地而家去食飯，反到屋企之後再傾啦。」我對着母親說。

「好啦，咁你地玩得開心D啦。」

一路上我都沒有甚麼心情說話，對着曉欣也只是支吾以對。

我不是不想理會曉欣，只是在這個情況我真的感到很迷網，很憂心，很擔心我和曉欣之後會怎樣。

最後我們只是在附近隨便找了一間餐廳，可是真的沒有甚麼胃口，只吃了兩口就不想吃了，一向很大吃的曉欣看到我這個樣子也變得沒甚麼胃口，只是默默的坐在我身旁。

「白痴，你做咩唔理我呀？你有咩同我講啦好嗎？」曉欣打破沉默說。

「唉，我都唔知點同你講好，哥種感覺好複雜。」我低着頭嘆道。

「咁唔識講咪講到識講咪得，我地大把時間。」

「姐係呢，我媽咪係哥種好強硬的人，我見佢頭先個樣覺得佢唔多中意你，我好擔心我地...」我沒有勇氣把之後的說話說出來，但我猜曉欣也應該猜到我想說甚麼吧。

「咁...」曉欣一時間也不知道怎麼回應才好。

然後我們兩個人又進入了沉默。

沉默之中的電話震機聲比想像中更為響，我拿起手機看了看，是我的母親大人。

曉欣看了我一眼，然後又避開了我目光。

「喂。」我接電話說。

「你喺邊呀？拍完拖捨得反來未？」母親大人說這句的聲音特別刺耳，令我很難受。

「我反緊來啦。」

「快D反來啦，係咁先。」

母親大人的語氣非常惡劣，基本上跟說了髒話差不多，分別在於她沒有說那些字。

「咁好啦，我要走先啦。」我對曉欣說。

「嗯。」

然後曉欣就低着頭轉身走了。

我看着這個女孩的背影，我不想曉欣背負更多更多的悲傷，我很想和她一起背負着她的過去，也很想在她身邊支持着她，可是現在的我有心無力，只可以眼白白看着她繼續負擔着更多更多的傷痛。

然後我也低着頭轉身走了，一路上我只顧着想東西，完全沒有理會路面情況，有一次還差點被車撞倒，幸好那司機及時收掣了。

回到家中，我很忐忑的把門開了，母親大人並不在於廳，我鬆了一口氣，馬上一箭步衝進房間。

想不到母親大人棋高一着，一早已經預料到我會馬上回房，已經在房間裏等我。

我本來掛在嘴邊的笑容瞬間消逝了。

「識左女朋友做咩唔第一時間話我知呀？」母親大人嚴厲的說。

「我...」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這條問題好。

「你咩呀你？衰仔，而家有拖拍都唔話比呀媽聽，作死你呀？」

「唔係呀，我點敢呀...」我低頭小聲說。

接下來母親大人發出了最終審判。

「唔緊要啦，總之你唔準拍拖，你快D同佢分手。」她用冷冷的聲線宣讀着審判結果。

聽了這句後，我感覺我的心瞬間被打碎了。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不滿意母親大人的說話，以往的逼我參加甚麼課外活動，甚麼事我都可以啞忍，但這可是我的初戀！這是要我如何就這麼輕易接受，並輕易分手？！

「點解要分手呀？」我第一次這麼勇敢站起來反問道。

母親大人似乎被我的語氣嚇倒了一下，但她很快收回吃驚的眼神，再一次換上冷酷的目光。

「因為佢唔配你，佢太濫交。」

曉欣濫交？曉欣怎麼濫交，母親大人對她的認識絕不比我多，她怎麼可以就這樣斷言？

「佢邊度濫交呀？」

「我問過教會D人，佢以前拍拖的紀錄都好差，總之我唔比你同佢拍拖！」留下這句後，母親大人就起身離去了。

目送着母親大人的離去，我被拋進迷思的深淵中，到底是甚麼事讓母親大人這麼輕易就作出判決呢？